

昆仑堂

二〇一四年
第二期
(总第三十九期)
昆仑堂美术馆主办

封面题字: 朱福元

顾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昇嘉 刘 墨

杨守松 杨 新

陆家衡 单国霖

夏天星 萧 平

鲁 力 薛永年

主 编: 俞建良

执行主编: 陆昱华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沈 江 陆昱华

俞亚琴 俞建良

顾 工 蒋志坚

地 址: 江苏省昆山市前进中路
109 号

电 话: 0512-57366892

传 真: 0512-57366893

网 址: www.kltartgallery.com

E-mail : ksklt@ksklt.com

邮 编: 215301

准印证号: JSE-005735

版面设计: 昆山亭林制版印务

本刊图文 未经同意 不得转载

目 录

陶寿伯专题

陶寿伯的人品和画艺 沈 江 2

一把刻刀走天下

——陶寿伯其人其印 宓 月 8

我的父亲陶寿伯 陶凤若 16

陶寿伯自编年谱 陶寿伯 陶凤若 18

书 画 研 究

略谈欧阳询草书《千字文》残卷 水赉佑 32

人 物 研 究

文彭年表(二) 刘东芹 36

艺 苑 零 拾

《清明上河图》中的四眼井 秦 衣 15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弓箭手 卜一克 47

陶寿伯的人品和画艺

□ 沈 江

陶寿伯先生在台湾乃至海外享有“书画印三绝”的美誉，篆刻被称为巨手，画梅称圣手，他的艺术成就为曾熙、于右任、吴稚晖、钱穆、溥心畲、张大千、黄君璧、王己千等名家们所盛赞。

从《陶寿伯自编年谱》中我们可以知道，他出身贫寒，幼年时所受的教育很少，9岁入无锡匡村小学，14岁母亲过世，中断学业，15岁时奉祖母命又复读了半年，旋即辍学，往苏州汉贞阁碑帖店当学徒。前后学习时间才四五年，按现在来讲，小学都没毕业。然而在其自编年谱29岁那年，他说：“近数年来，于书刻之外亦为《大世界报》写稿，有一天刊出我七篇短稿，欣喜之极”。38岁时创办了《奋报》、《袖珍报》和《艺术新闻》三份报刊。今天我们欣赏他的书画印章，书画的题款、印章的边款，就文字来说无不文从意顺，而且有很高的文学性，特别是画上的题诗，清新隽永，饱含深情。陶先生晚年曾为没有受到高等教育而遗憾，认为早年的命运和齐白石一样困苦。他的朋友胡会俊（画家、将军）则把他与王云五相比，称他为“王云五第二”。王云五早年也是在五金店当学徒，业余刻苦自学，最后成为英文教授、著名出版家的。陶寿伯后来能成为著名的艺术家而不是普通工

匠，有几个重要原因，第一是儒家行为修养的教育，二是他个人所具有的优秀品质——勤奋和谦虚，三是拜到了名师。

先说陶寿伯的师从。粗略计算他一生有八位名师。15岁时他背井离乡，往苏州学艺，拜唐伯谦、唐仲芳昆仲为师，学习刻碑、拓碑、裱帖及篆刻等。汉贞阁是清末著名的碑帖店，度藏碑版法帖达四五千种，唐氏兄弟为清代“碑帖大王”唐仁斋之子。陶寿伯学满五年后往上海谋生。25岁时师事夙儒沈恩孚，研习小学及孔孟儒学；同时，由陈巨来引荐拜四明赵叔孺为师，学习篆刻书画，登其堂奥；44岁在安徽蚌埠师礼前清举人蒋英先、梅达夫，学习书画；46岁拜张大千为师，成为大风堂重要传人。

“转益多师是吾师”是陶寿伯成功的秘诀。要拜到名师一定要谦虚、诚恳和厚道。陶寿伯一生虚怀若谷，常以“三人行必有我师”自勉，曾刻有一印“虚心是我师”，是他人生的写照。

25岁在上海遇到陈巨来时，陶寿伯刻印已有十年，已有较高水平，但他始终未敢收入润资。他诚恳地向陈巨来请教，陈问其年龄，竟比自己还大两岁，自然不敢做老师，所以引荐给自己的老师赵叔孺。赵叔孺知道他在纱布交易所当小职员，收入低，说拜师费（贽仪）可免交，

但陶寿伯登门拜师时还是恭敬地呈上八元贽仪(当时他的月收入是二十四元)^[1],可见他的诚恳和厚道。

陶寿伯拜张大千为师时年已46岁,在书画界已成名,而张大千只比他大三岁,但照样恭敬地行拜师礼。陶寿伯晚年撰写《我的习艺经过》时,清晰地回忆了此事,他说:“我四十六岁那年,复经老学长陈巨来之介绍,拜大千夫子为师。”“我在上海行拜师礼,是在卡德



陶寿伯与张大千

路李公馆,主其事者为李祖韩先生和李秋君女士,同时拜者为朱尔珍小姐及符季立君(符铁年丈公子)。观礼者有同门侯碧漪等多人。”

陶寿伯与张大千有一张合影照片(上图),大概是在台北机场贵宾室照的,张大千坐在沙发中,银髯垂胸,戴着眼镜,已显老态,众人围着,陶寿伯站在中间,弯着腰恭敬地跟他说话。在照片背面,陶寿伯记了一段话:“某一年寿伯往机场接张夫子千公,事前逸鸿(按高逸鸿,画家,张大千弟子)兄属为带一口信,说他身子不好不能到机场,属门人代为说明。此图即为告知此事,所以我以右手,指向我鼻子也。1988年12月28日记于台北。”写这段文字时陶寿伯已87岁,张大千已过世6年。这虽是件小事,但对恩师的尊敬和怀念却真切感人。

陶寿伯的勤奋更是艺术家中的楷模,在中国古今书画家中很少有像他这样勤奋而高产的。他15岁学刻印,到30岁时,刻印已达万方,故斋号“万石楼”。1986年台北历史博物馆为其出版《陶寿伯书画集》,陶寿伯时年84岁,

王己千在《序》中说他从艺七十年,“刻印达三万八千余方,作画三万幅以上,举行画展达一百五十余次,海内外游踪何止万里”。陶寿伯享年96岁,因身体极好,直到过世前,仍能创作。故他一生创作,保守估计印章应在四万方以上,书画也应超四万幅。如果算他从艺时间为八十年,那么每年要创作一千件作品。这个数字是惊人的,少有人能做到。齐白石一生作画三万余张、印三千多方,张大千一生作画约三万张,方介堪一生刻印超四万方,都算是高产者,但也无法和陶寿伯相比。每天刀笔不离手,其一生的勤奋可想而知。他的艺术成就与此有极大的关系。陶凤若说,“父亲有很多警句常挂在嘴边,‘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一生都在实践这几句话。”陶寿伯本名“知奋”,确实是名实相符的。

陶寿伯好友画家张穀年在《画以人重的陶寿伯》一文中说,他的一生是“奋发有为而有成”,所过的生活是“奋斗生活”。他说陶寿伯是:“白手起家的模范”,“空拳成名的圭臬,他

并无权贵的靠山,豪富的背景,只是孤军奋斗的与人交接,从订交而建立深厚的友谊,卒获预期的成果,此为常人所难能者”。陶寿伯交友极广,文化界、政界、工商界、报界、医生、律师、同乡会等,朋友之助,是陶先生事业有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就要回到陶寿伯儒学的修养上。孔子说:“所求乎朋友先施之”,如果自身没有学养、没有道德和能力,就少有朋友。朋友之帮助,其实都是施予人之回馈。只有真心,才会有朋友。张穀年回忆说1951年时,“余割治胃病住院之际,他每日必来慰问,亲切有如手足,关怀甚至落泪。于病中得此深厚友情,令人毕生难忘。对我如是,对他人亦复如是,此所以能广结人缘之由来也。”

陶寿伯在自编年谱中(1957年)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为帮助朋友林清霓(按黄君璧门人)延期所持美国护照,他转请泰国朋友符先生办理。事成后,符先生以办公司经费困难为由向他借钱,他通过邮局第一次汇去五百泰币,符回信说,需新加坡币,又汇去五百新币。两年后符先生去世,钱未还。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林清霓直至1972年去世,也未知有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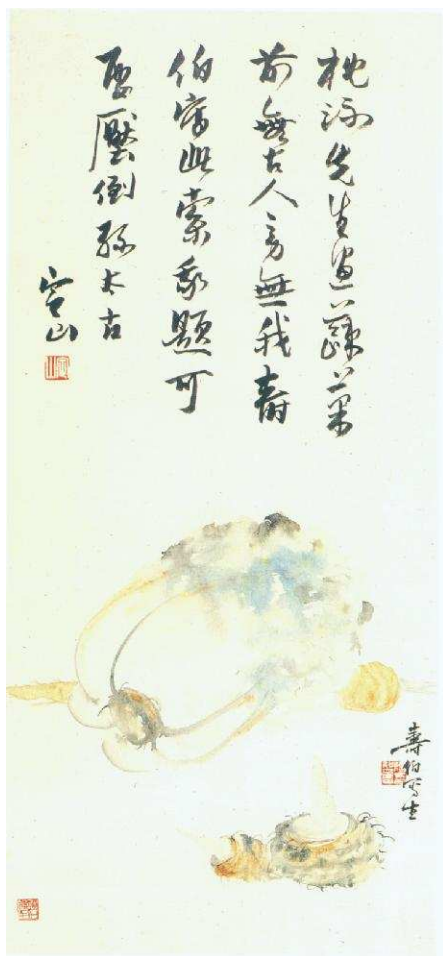
陶寿伯无锡弟子张真之先生告诉笔者,陶先生内侄上海王正夏先生曾亲口给他讲述了此事:1950年陶寿伯将往香港,好友项季翰将一包名贵石章(其中有寿山田黄、昌化鸡血石等),请他携至香港代为出售,说倘若卖不出好价钱,就由他自行处置。当时大陆刚解放,大批内地人拥向香港避乱,人心惶惶,各方面都不稳定,石章无人问津,没能售出。不久陶寿伯转往台湾,行前把印章存入了香港银行的保险箱中,为此他每年要支付一笔存储费用。陶凤若1967年定居香港后,此事就由她去办理。这样一存就是三十多年,直到八十年代末,两岸开始交往,王正夏出差到香港,陶先生就从台湾赶来与他相见,临别时陶先生将这包石章从银行取出,并郑重嘱托他带回上海,亲手交还给

了项季翰。

为人谋而忠心,与朋友交而诚信,这是儒家的修养,陶寿伯诚厚的人格修养是他能广交朋友、事业有成的原因。

笔者数月前曾往上海拜访王正夏先生。王先生在言词和神情中对他的伯父充满了尊敬和感恩。他说:“我父亲(王开霖)是由伯父带出来的,从无锡老家带到苏州,再带到上海。我伯父不仅有本事,而且善交际,为人厚道”。陶寿伯18岁那年,在苏州习艺已三年,第一次回无锡老家探亲,弟弟王开霖其时13岁,在沙塘盈镇学木工已有两月,他和父亲同去看望弟弟,看到弟弟跪在地上锯大木头,太苦了,十分心痛。他断然决定要带弟弟同往苏州学艺,回家便写了一封信给老师唐伯谦,未等回复,就把王开霖带到了苏州。对手足兄弟的赤诚之心强大而坚定,也凸显出青年陶寿伯的英气和魄力。陶寿伯在上海立足之后,又让弟弟来上海,一同创办冷香阁印社。那年他30岁,王开霖25岁。王开霖后来也成为著名的碑刻家和篆刻家。

在《陶寿伯自编年谱》中有这样一段文章,他写道:“(无锡)王村土地贫瘠,附近无小学,男童十五六岁,尚有未读书者。我于三十岁,即决心存贮卖书画收入作为王村小学之基金。陈蒙庵先生亦加入卖字,章显庭先生甚同情此举,建议积极进行。我乃发信名书画家征求作品,得百幅。党国元老于右任、吴稚晖,亦求得其墨宝。今秋在上海义展,共得款一千四百餘银元。”翌年,王村小学开学,“修理王氏宗祠为校舍,请堂兄族长王盘增任其劳,凡清贫子弟,均免费”。此时为1935年,陶寿伯35岁。陶寿伯父亲姓王,他随母姓。王村应是其宗族所在地。陶寿伯立足社会后,不忘家乡的恩惠,不忘家乡子弟的教育和发展。乐善好施,济世度人是儒家的教育。陶寿伯把对自己手足兄弟的赤诚推施于家乡子弟以及身边更多的人,如此做人修养的功夫,在他而立之年已完全建立起来



陶寿伯 蔬果图

了,这是他一生事业成功的基石。“行有馀力则以学文”,做人成功了,才能为学,才能为艺。

再说陶寿伯的“齐家”之道,这是最让人难以企及的。夫人强淑平也是丹青能手,擅画兰,琴瑟和谐,为人所称羡。长子龙若为美国加州大学物理学博士,长期担任微软公司高级主管,早年师从王己千习山水,闲暇爱调弄丹青。次子豹若建筑系毕业,擅画兰竹和山水。女凤若精于绘事,师从张穀年、吴子深,受其器重。媳陈小燕、石秋琴均擅画。快婿陈天锡为澳洲医学博士、香港名医。曾子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文化的目的是化人,是教人走真、善、美的人生道路,陶先生不仅自己成功,而且能教育家人子女都能成才,可谓一门风雅,这是陶先生最了不起的地方。

《尚书·洪范》说人有五福:“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陶寿伯虽未有大富,但晚年颇享清福,于享五福者几相近。陶凤若说,其父

“年轻时颇辛苦,年老却轻松自在,知足常乐”。南洋著名学者、文学家、书画家萧遥天是陶寿伯的好友,他说“大凡艺人的成功,必须能专一,具独行,享大年,三者寿伯兼有之”。特别是享大年,陶寿伯是近代书画家中的人瑞,享年96岁,吴昌硕84岁、齐白石94岁、黄宾虹91岁、张大千85岁,都没有他长寿。最重要的是,陶寿伯能善终,即“考终命”。他身体一直很好,去世前三星期还由女儿陪同参加台北无锡同乡会春节联欢会,去世日中午,他由佣人扶着往饭厅吃饭,走着即辞世了。

世间享五福者,鲜矣。儒家说“仁者寿”,佛家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者善终。陶寿伯人品高洁,其艺当为人所重。

陶寿伯的艺术成就在刻印、书法和绘画上。刻印是他最初涉足的领域,也成名最早。二十八岁时他拜谒艺坛宗师曾熙,得到奖誉,曾熙评他的印章说:“寿伯先生以近所刻印见示,上追周秦两汉古法,古韵盎然,奏刀于缶叟外又超然独立矣”。陶寿伯因此声名鹊起。书法则是陶寿伯绘画和篆刻的基石,一生致力于此,由唐楷上追汉隶,于大篆用力最勤,晚年致力于《天发神谶碑》,深得张大千赞赏。

萧遥天评陶寿伯艺术说“寿伯诸艺,篆刻第一,寒梅第二,山水第三,久有定评。”关于篆刻,陆昱华兄已有专文,笔者在此想谈谈陶寿伯的绘画。

台湾《中国美术》第34期(1992年6月)刊发“陶寿伯大师及门人画展专辑”,丁慰慈撰《冰雪梅园》一文说,(美国)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蒋介石曾以陶寿伯巨幅梅花作为贺礼。上世纪80年代初蒋纬国在台湾推广梅花运动,台北《大华晚报》(1981年2月4日)发表他的文章《梅花天地心——为推广梅花运动进一解》,文中说“画家陶寿伯先生自民国十九年专致力于写梅,半世纪来,作品逾三万零五百幅,每年巡回海内外展出,意境超凡”,并说其父蒋

介石生前“曾极为赞赏”。之前(元月19日)他又亲笔写信给陶寿伯说:“纬何敢以爱梅之倡导者自居,与先生之写梅五十年、蜚声海内外相比,更惶逊莫及也。”陶寿伯八十寿庆时,台湾领导人蒋经国曾亲书寿屏相贺。这虽说是艺术与政治的联姻,亦或艺术为政治所用,但也足见陶寿伯画名之大。至于其画品之高下,还得看专家们的评论。

1950年陶寿伯只身由香港转赴台湾,翌年在台北举行第一次画展。国民党元老、文化名人吴敬恒以87岁高龄为画展撰序,并亲笔书写,曰:“其饮誉大江南北,固甚久矣。今夏漫游香岛数阅月,许世英、钱穆、马鉴诸先生极赏其艺,推崇备至。”“所写梅花,雅逸高古,似不食人间烟火者,堪与冬心、巢林先后媲美,实当为梅传神之圣手,故乐为之推荐。”“写梅圣手”之名由此而传,陶寿伯时年五十岁。

溥心畲是满清贵族王孙(恭亲王奕訢之孙),被称为文人画的殿军,与张大千齐名,他曾为陶寿伯画展撰序:“辛卯,遇陶君寿伯于海上寄庐,飘然遐岸,慷慨奇士也。出所画梅数纸,则古干生烟,凌风欲起,笔以欹侧生姿,敷花婀娜,觉孤山处士之风,若可揽接。仆亦以读书之暇习绘事,虽偶然画梅,而六法不工,绳矩未备。见君画梅,落纸如风,辄爽然若有所失。”溥心畲在台湾课徒授画,曾请陶寿伯代授梅花数月之久。

1956年陶寿伯将往南洋举行巡回画展,国民党元老、书法名家于右任亲笔书写赠言:“江南名士陶寿伯先生,自16岁即从事书刻之学,29岁复致力于画梅,已数十年。今刻印推海内巨手,画梅亦为第一。”

陶寿伯开始习梅为1931年,国家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列强凌辱,民不聊生。梅之坚韧耐寒、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以激励同胞奋发图强,同仇敌忾,以驱除外敌。老梅向来被视为不可战胜的象征,它能从老干上发出新枝,老树

上发出新芽,开出美丽的花朵,它所蕴藏的无比强大的重生之力,一如我们古老而灾难深重的国家,陶寿伯作为有志青年,其画梅正是其爱国热情的表达。梅花所赋有的文化内涵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陶寿伯中年以后漂泊海外,一生画梅数万,在海外举行画展近二百次,作为一个文化使者不遗余力地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故得到爱国人士的称许。

陶寿伯71岁时曾在一幅《墨梅图》上作了长题,叙述自己习梅的方法、过程、取法的对象以及对前贤的品鉴,这是一段极为重要的文章,故照录如下:“写梅有三境界,初学师画稿,继则临古人名迹,再则取法自然。倘锲而不舍进入化境,便能创出新格,但万人难求其一耳。王元章植梅盈千,写梅池水尽黑,其画似近写生,然细察其小枝及著花,亦并不全属写真,而是别塑面目,因得‘梅王’之尊称。陈宪章师之守之,亦传世而享名。清代金冬心、赵搢叔咸为名金石书画家,金梅以密胜,赵梅取其雅秀。近代吴昌硕缶翁写梅,纯以书法入画,以篆植干,以行草发枝著花,水墨淋漓,极尽用笔、用墨、用水之妙谛,气韵生动乃其极高境地。余圈圈点点得四十余年,连从事书刻已达五十余年,因颇知此中甘苦也。”^[2]文中道出了画梅的三个境界,也是习梅的三个步骤,第一是师法古人,第二取法自然,第三进入化境。

陶寿伯师法的古人有吴昌硕、金农、赵之谦、陈录、王冕等。晚年他在《投入艺海七十五年、写梅六十五年甘苦自知》(以下简称《投入艺海》)中说:“我写梅从二十九岁起,临摹汪巢林册页,备有百梅图谱,常常读王元章之梅花。我于二十九岁至三十九岁止,写梅十年,当时有墨梅专家之雅号。”^[3]汪士慎(1686-1759),号巢林,清代“扬州八怪”之一,善画梅,与金农友善。王元章,即王冕(1327-1359),元代墨梅大师。汪士慎墨梅秀逸清刚,陶寿伯得其清秀。王冕是文人画的代表人物,由写实融入了写意,是



陶寿伯 五色梅

墨梅传统的重要开创者。陶寿伯画梅于王冕倾注了很大的精力,是其师法的重要对象,他一生都在研究王冕,直到晚年 90 岁时还在潜心研读他的画作。他说:“我曾对王元章之《万玉图》^④发生疑点,怎么一位种梅和画梅之高士会画出不合植物生理之梅树,岂不令人怀疑”。陶寿伯观察发现梅树被折断或弯曲的老干所发新枝必定是向上生长,(后文还会谈到)而《万玉图》有四面生枝的情况。后来他找到了答案,他说:“人本来有二手,千手观音可能不是真实之事,但他是佛家理想中之构图,《万玉图》也就是这

类产物”。陶寿伯遍习历代画梅名家,也成为画梅高手,成为他所说的万分之一者。他到晚年开始总结画梅心得,授之于门徒。他有画梅干四字诀,为“清”“奇”“古”“怪”,说“写老干于四字得一字即行”。(出自《投入艺海》一文)⁹¹岁时他用毛笔书写了《写梅简诀》:“有人说画梅至难,亦有人说并不太难。余早岁习书法,二十九方习梅,写过篆字者画梅干及枝较予接近,即所谓书画同源也。一、要老干有奇古之态。二、写枝要挺要清。三、圈花须秀。四、加点要有有力有笔意(即点苔),能墨分五色。题款盖印是画龙点睛,最最重要。”并作了“圈花法”“写梅枝及老干法”和“生花枝上”三幅示范画。

在一幅《红白梅图》的题跋中,陶先生又谈论了关于构图的问题,他说:“作画不难,难于布局,写梅亦然”,“整个布局要整齐中求参差,参差中求得整齐,否则非失之呆板,便是凌乱,其最高境界为搁笔后,再加一笔觉得太多,苟拿掉一笔又感太少。”^[5]

师法古人有两方面,一是技法,二是韵致和精神。技法是有形的东西,可以锤炼而得,韵致和精神是无形的,故难以求得。大画家对于技法一定是十分完备的,然其技法本身已蕴含了他的风格和韵致,两者兼容在一起。陶先生的画诀,侧重于技法的论述,但也谈论了韵致和精神,融入了自己的心得和创造,特别是他的《写梅简诀》,言简意赅,字字珠玑,是陶先生一生画梅的理论结晶,是对前人写梅的重要补充,也是他无愧为“画梅圣手”的重要证明。我们欣赏陶寿伯的梅花作品,确实很难找到败笔或不妥帖的地方,梅干之倔强古拙,梅枝之挺拔俊逸,梅花之秀美灵动,跃然纸上,让人感觉此梅似乎是活的,似乎有屡屡幽香,拂面而来。他教学生画梅,先学“圈花”,说“圈花圈多了,小枝也画多了,花才生枝上。”(出自《投入艺海》一文)他的《写梅简诀》也专门有“生花枝上”的示范。一个“生”字是陶先生能画活梅花

的主要原因。

对自然的师法,是大画家的必由之路。在《投入艺海》文中,陶寿伯坦言“我对画梅是下过苦功的,确实研究过梅花的生态。”“(梅树)老枝不著花,生花在新枝,这是物理现象。梅有不屈精神,凡被折断或弯曲之老干,第二年发芽生枝,必定是向上生长得直挺的,绝没有向下面生出的。今日元宵后我到张老师(张大千)故居(维摩精舍)细细看了三小时,才完全肯定这一事实(维摩精舍植有佳种梅花数株)。”陶寿伯生于江南,无锡的梅园,苏州的邓尉、虎丘这些蒔梅胜地,都曾使他流连忘返,90岁时他在一幅《古香冷艳》图上题词,对四十多年前在无锡东大池的鱼庄,获赏绿萼梅之事,念念不忘,并作成此画。他画梅丰富多彩,姿态各异,除墨梅外有红梅、绿梅、双色梅、三色梅、五色梅等,或疏影横斜、或暗香笼月、或铁骨生春、或柔枝冷香、或冰肌玉骨、或嫩蕊争春,其生动的姿态都得自于自然。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画创作的最高法则,“外师造化”即师法自然,“中得心源”是抒写胸中之意,心中之情。陶寿伯认为王冕成为“梅王”的原因是“外师造化”的同时,又能“中得心源”,“其画似近写生,然细察其小枝及著花,亦并不全属写真,而是别塑面目”,“别塑面目”,乃写胸中之意也。陶寿伯在《投入艺海》一文开头他说:“我因爱梅而写梅,因写梅而研究古人画梅,又因写梅而采访各地梅花,也得名师良友指引与研究,可称为梅痴。”“我非但在梦中访梅,梦中画梅,而且在友人谈话时,右手中指一直在写梅花之结构,那是真的事情,不是梦。我自己一再考验,每个月不知有多少次数。”文中还配了三幅陶先生手指所画梅花的图形。陶寿伯于画梅真是进入身心都在画中、无时不在作画的境地。他才有资格讲,所画乃“胸中之梅”,所发乃胸中之情,“中得心源”之妙。他82岁时画了一幅三色梅,题诗云:“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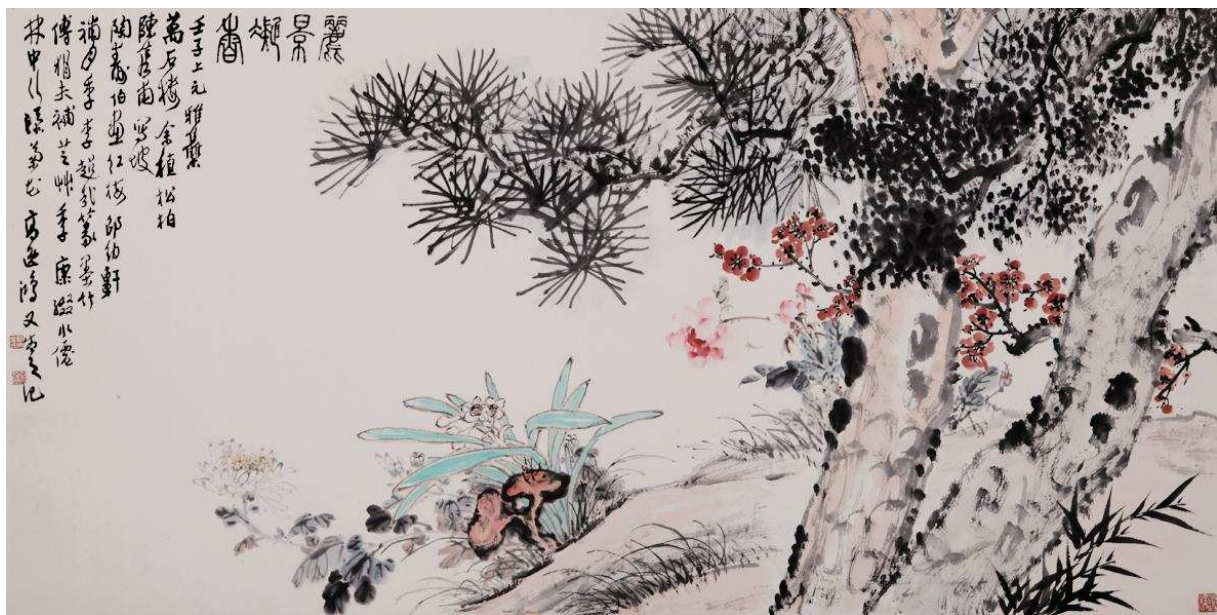
种梅开三色宣,缤纷照眼总鲜妍。多般境界凭我照,老夫一夜未曾眠。”^[6]陶先生写梅已进入化境,随手写出皆为梅传神。

萧遥天(1913-1990)在《陶寿伯先生金石书画》文中说:“缶庐写梅如珊瑚屈铁,近世无两,然老劲有馀,馨逸不足,高人往矣。降辈求之,当数寿伯。寿伯早年常游无锡之梅园、苏州之邓尉,日涵泳于香雪海中,身心与梅混化为一。写生过两万帧,腴瘦疏密,尽得其态,风雪冰玉,尽得其神,吴稚老许为写梅圣手,一艺已足不朽。”^[7]

萧氏写此文时陶寿伯77岁,时间为1978年。当时陶寿伯在新加坡办画展,忙中为萧遥天刻了四方印章,为答谢,萧氏写了这篇文章。按理说应酬之作往往泛泛而谈,然此文却不是。萧氏文辞水平之高,暂且不说,其深见卓识,非一般论者所能达到。下文还将继续谈到。

陶寿伯于画是一门深入,他说:“学画先学会一样,可能要花数月、或数年,成功之后,再学第二第三种,可以很快了。因为知用笔、用墨、用水、赋色,繁简灵实弄明白,临人家是方便的了,但要画出自己面目难上难。没老师,画不会,画不好,从了老师脱不落面目。齐白石老夫子及大千夫子都公开在报上或刊物上发表: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傅狷夫(按张大千门人)兄说过,学生都是老师网内之鱼,要逃出这网才是大鱼,难不难。”(出自《投入艺海》一文)

陶寿伯画梅十年后,于39岁时兼及花鸟,57岁自南洋归来,才攻画山水^[8],其涉足的题材十分广泛,山水、花卉、蔬果、翎毛、鳞介、走兽等都能。他是一步一步拓展,一步一个脚印,而且都画出了自己的面貌。他的山水由张大千上溯清四王、四僧、元倪云林以及宋米芾,得大千之秀丽、四王之苍茫、石涛之酣畅生辣、八大之幽逸以及云林之清简澹远。张穀年^[9]为陶寿伯题画,说其“笔墨生辣,气味醇古,意在清湘(石涛)八大(朱耷)之间”^[10]在临一幅《山水雪



陶寿伯 丽景凝香图 纸本设色 68.5×135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景》上又题云：“寿伯以篆籀铁笔工夫，随手写出，气味高人一等，钦佩钦佩。”^[10]陶寿伯山水得石涛和倪云林之韵味，于两家用力较深。他在《仿石涛笔意山水》上题云：“如欲学石涛山水，必须由倪云林开端，方得秀逸之气”。^[12]在另一幅《仿倪云林笔意山水》上他题款云：“乡先贤倪云林先生与余同邑，相距十五里，其所写都为江南平远之景。予近二十年亦时以山水为遣，每好写幼时所见，亦均属江南山水。”陶寿伯时年 74 岁。^[13]

陶寿伯晚年还致力于画松，极尽苍虬郁勃之态，老辣苍劲，气势撼人。他曾跟张真之先生说：“世人只知我刻印、画梅，其实，我的苍松亦有我之特点”。台湾大学文学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奇祿曾在陶寿伯画展开幕式上致辞说：（陶先生）“写松尤为别树一帜，其松针之有劲力，实突破历代写松之格局，最早之知音为王新衡与张隆延先生，也深为其师张大千先生赞赏。”王己千在《陶寿伯书画集序》中也说：“画评家张隆延曾盛赞其松，谓其松针之弹力有其独到处，确为定评。”

笔者在上文谈到萧遥天对陶寿伯绘画的

评鹭乃卓识深广。他说：“观其图写之物，虽渐繁杂，而实际是用刀用笔的多面转锋，纳万殊于精简，故能于传模物象之外，创立超然之境界，这是中国文人画的正统道路。他的风格，一言以蔽之，是标准的文人画。”（出自《陶寿伯先生金石书画》一文）中国传统文人画的主要特征是诗书画印的综合，这个传统从元代开始确立起来。此后明清两代直至近现代，有成就的画家，于文学、书法甚至金石篆刻都有极高的修养，大画家们几乎都是诗人、书法家甚至金石家。陶寿伯在书、画、印上的修养极高，上文已经论述，其文学的修养限于资料和篇幅未能作进一步的探讨，但就其题画的诗文来看，绝非等闲之辈。文人画的核心和魅力就是由诗书画印的完美结合所产生的韵味，这似乎难以言传。但陶寿伯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为除画之外，他特别注重画上的题款和印章，甚至认为是画幅最重要的内容。他说：“题款是画幅之画龙点睛，印章于画亦非常重要。吴缶翁曾语钱瘦铁云，我之画当画成搁笔时，视之并不太突出，必须题好款、盖好印方显出完满之美。”^[14]

陶寿伯认为民初吴昌硕、齐白石，近代溥

心畹和张大千,为“杰出之士”,“凡欲求题款有突破境界,可多搜求诸公之画册画作,多多研求,自能得悟得明。”^[1]欣赏陶寿伯的画,其诗书画印的结合几乎到了完美的程度,处处妥帖,醇厚隽永,生机勃勃,令人流连忘返。笔者个人认为后人学画,凡欲与传统文人画接上轨道者,吴昌硕诸公之后陶寿伯也是一大家。

萧遥天对陶寿伯的评价最为深刻的是,他认为陶寿伯之文人画是“特异之文人画”。此意与傅抱石对文人画的阐释不谋而合,傅抱石认为文人画可用三字来概括,“文”即画家文学的修养,“人”即高尚的人格,“画”是画家的技巧,他认为学养和人格高于技巧,是“绝对不能忽略的问题”。^[2]萧氏所论宏阔深远,令人佩服,故不吝作文抄公来结束全文,他说:“加上他的立品高洁,壮游万里,胸中积蕴充实,取舍不同凡格,乃一跃而为特异之文人画。我友错公云:‘以不着点尘之笔,写出不可一世之情;叩于窈冥,诉于真宰,一丘一壑,妙机其微。取之于自然,化之于毫素。凝静处如孤僧入定,一空尘障;潇洒处如散仙游行,了无滞碍。’最搔着寿伯痒处,而此等境界,有关一生学养、性情,岂徒事笔砚刀石者所能取得?我更惊寿伯笔砚刀石之外的成就。”(出自《陶寿伯先生金石书画》一文)

(作者为昆仑堂美术馆副馆长)

注释:

[1]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年1月,第57页。

[2]《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第81页。

[3] 陶寿伯《投入艺海七十五年、写梅六十五年甘苦自知》,台湾《中国美术》第34期,1992年6月。

[4]按陈录有《万玉图》传世,陶先生可能记错。这篇文章似乎是由陶寿伯口述,他人记录的,故也有可能为记者听错。

[5]《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第85页。

[6]《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封面画。

[7]萧遥天在南洋极有名,被称为“东南亚潮人一枝花”,他是广东潮阳人,30年代参加岭东新文化运动,50年代定居马来西亚槟城。其著作等身,包括考据、散文、小说、联语、诗等达六百多万言。特别是《潮州语言声韵之研究》为学术巨著。张大千对他的书画,评价也极高,说:“萧遥天的笔墨很深刻,是溶诗书画于一图的文人画中的佼佼者。”说他“下笔深刻”、“往往超过齐白石”。

[8]陶寿伯在《双帆远峰图》题跋中说:“余年十六致力书刻,廿九岁方习画梅,三十九兼及花鸟,五十七岁自南洋归,始攻山水。己巳春寿伯写,时年六十四矣。”(《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第68页)

[9]张穀年(1905—1987),常州人,冯超然外甥,幼随舅氏习画,从王同愈学诗文,精擅山水,十六岁即于海上鬻画,后渡海到台湾,与陶寿伯为好友,时常切磋画艺。

[10]《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第67页。

[11]《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第64页。

[12]陶寿伯在《仿石涛笔意山水图》上题款:“欲写欧书宜从隋碑入手,如欲学石涛山水,必须由倪雲林开端,方得秀逸之气。乙卯元宵后一天,万石山人陶寿伯之芬写于洛杉矾年七十四。”(《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第89页。)

[13]《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第69页。

[14]陶寿伯接着说“此语为瘦铁兄告知。陈巨来兄曾云,吴湖帆喜用大印,是明朝人风格,细审八大山人及石涛款印果然。吴昌硕喜用小印,彼题款字较大,盖主之印小于字。若非明白告知,我之万石楼同学不易自知。八四叟陶奋寿伯。”(《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墨梅图》,第138页。)

[15]陶寿伯《绿梅图》,《陶寿伯书画集》,台北“历史博物馆”1985年出版,第136页。

[16]叶宗镐编《傅抱石美术文集》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壬午重庆画展自序》,第455—473页。

一把刻刀走天下

——陶寿伯其人其印

□ 月

2014年4月17日，经由无锡张真之先生作伐，陶龙若、陶凤若兄妹将他们父亲陶寿伯先生的篆刻作品36方及印屏16件捐赠给昆仑堂美术馆，这是继上海姜玉珍女士捐赠洪洁求、洪丕谟父子藏印后，昆仑堂美术馆第二次接受私人捐赠篆刻作品，并且数量可观，大大丰富了昆仑堂美术馆的篆刻收藏。

陶寿伯先生自1950年即经广州、香港，辗转至台湾定居，因此，大陆艺术界对其人及其书画篆刻艺术了解甚渺。笔者几年前曾于《近现代名家篆刻象牙印选》（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年）一书中看到他刻的一方朱文小印，“赓先”二字，仿汉印风格，气息娴雅，当时很惊艳，却对作者一无所知。现在我们不仅有了陶先生的实物印章，还有数以千计的陶先生的印蜕（昆仑堂美术馆正在编印《陶寿伯篆刻》），读其印，不知其人，可乎？爰撰此文，以飨读者。

—

陶寿伯（1902—1997）原名开寿，后更名寿

伯。无锡匡村人。父王道三，母陶四姐，陶寿伯从母姓。

陶寿伯学习篆刻很早，自幼就喜好书法及文字之学，13岁时，在镇上购得《四体千字文》，遂常常临摹其中的篆隶书，并喜欢写正楷的反

体字，这或许是他后来学习篆刻之苗头。

15岁时，因家境不好，经人介绍，到苏州汉贞阁当学徒。汉贞阁是唐伯谦、唐仲芳兄弟在苏州护龙街大井巷口开的一家碑帖店，主人唐伯谦是当时刻碑名手，又精于碑帖鉴定和裱褙。陶寿伯在汉贞阁中即学习刻碑。有一天晚

上，陶寿伯与小师兄

正在门前嬉戏玩耍，汉贞阁对面裱画店晋古斋主人陆先生见了，说：“你们两个孩子不上进，有空也不想着多学点本事。你们的师兄钱瘦铁是大名鼎鼎的篆刻家，你们看抽斗里的砖石都是他刻的。当时他没钱买印章，就把砖石打碎当印章用，没钱买刀，就把破洋伞骨敲平作刀，何等刻苦！”陆先生说的钱瘦铁（1897—1967），



陶寿伯在刻印

陶寿伯篆刻



简文思



青箱王氏收藏之印



存我



段其燧印



朱葆初珍藏印



柳明诚长寿印信

原名厓,字叔厓,号瘦铁,也是无锡人。家贫,12岁就在汉贞阁当学徒,后来又拜吴昌硕(1844—1927)、郑文焯(1856—1918)为师,学习诗文、篆刻,有“三铁”之誉(另二铁为“苦铁”吴昌硕、“冰铁”王大圻)。陆先生这番话,真如一记棒喝,对陶寿伯触动很大,第二天他就到对面店中买了一方石章和一把平头刻刀,开始自学刻印。汉贞阁中印谱、《六书通》等工具书一应俱全,又有不少碑帖,上面往往都是朱印累累,这都为陶寿伯学习篆刻提供了方便。

唐伯谦在当时颇有名气,和很多书画篆刻家都有交往,钱瘦铁就是通过他得识吴昌硕、郑文焯。陶寿伯在汉贞阁,也因此认识了不少书画篆刻界的知名人物,如周梅谷(1881—1951)、孙伯渊(1898—1984)等。

1923年,陶寿伯经人介绍,离开汉贞阁,到上海一家运输公司当总务。当时钱瘦铁已移居上海,并主持红叶书画社和中国画会。陶寿伯到上海后,即与师兄钱瘦铁时相往来,并经其介绍,得识陈定山、贺天健、孙学泥、郑午昌、郎静山、汪亚尘等书画界名流。

1926年,陶寿伯参加上海纱布交易所主办的国学补习所,经该所理事长穆藕初介绍,认识篆刻名家陈巨来(1905—1984),又经陈巨来介绍,拜赵叔孺为师。赵叔孺(1874—1945),名时樛,字叔孺,号纫蓑,晚号双弩老人,是当时海上与吴昌硕齐名的书画篆刻

大家,弟子甚多,其中佼佼者如陈巨来、沙孟海、张鲁庵、叶露渊等,皆一时名家。陶寿伯自从拜赵叔孺为师后,得其精心指点,又能勤奋刻苦,进步很快,为后来的篆刻成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记钱瘦铁、陶寿伯、顿立夫》中记其事甚详:“戊辰年,余至冯超翁寓闲谈,上海纱布交易所理事长穆藕初先生谓余云:‘现在交易所新雇一书记,青年也,能刻印,介绍给你作一学生,指导指导他如何?但此人穷极,没有贽敬的,你能允许否?’余云:‘可以可以。’穆君云:‘吾明后天写一名片介绍可也。’三日后此人来了,恭恭敬敬以一大红帖子上呈……及视拜帖,即陶君也。其时头也叩过了,帖子携上楼了,复与之询问出身,始知瘦铁师弟也。无意间询其年龄,陶云:‘廿八岁了。’余大窘,谓之曰:‘吾只廿四岁,哪配做你老师。’即登楼仍以名帖还之,陶初尚以为余嫌其无贽敬也,故拒之,再三不肯收回名帖。余曰:‘尽来谈谈不妨,老师无此资格也。’陶云:‘帖不收,吾无颜来也。’余思之再三,乃告之曰:‘吾把你介绍给叔孺先生,你做吾师弟如何?’陶云:‘固所愿也。但我在交易所只廿四元一个月收入,何来贽金为敬耶?’余云:‘不妨,吾可代为请求免费可也。后天你即以此名帖,由我带领去拜先生可也。’陶始欣然而去。次日,余以详情上呈叔师,求赐垂纳。叔师一笑允之。

余即招之同诣赵府，叔师忽发现附有赞金八元，退之。陶云：‘这是一点心意耳。’师嘉其诚，居然大加指导，只半年余，艺猛进，与前判若二人矣。订润每字一元。余为介于蒙厂，蒙厂亦为之大加吹嘘，并告余曰：‘寿伯仿汉，锲而不舍，未可限量也。’”

二

昆仑堂美术馆获藏陶寿伯女儿陶凤若女士捐赠的陶寿伯印屏16页，原拓印花粘贴在台湾艺术馆的专用展览白卡纸上，纸色已经发黄，大概是当年展览时所制印屏。每页钤印二十至四十余方不等，其下注明刻于某年某地，其中仅1956年刻于越南金边计30方、刻于泰国计43方，可见他刻印之勤。细读这些印章，发现绝大多数是姓名印，颇引起我的好奇，又读了陶寿伯晚年所撰自述，才明白，原来陶寿伯一生走南闯北，历经坎坷，篆刻成为他与各色人等交往的重要媒介。从他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几乎每到一地，即频频给人刻印，或应请索，或主动相赠，如：

1932年，“邮票大王周今觉，来报社面求为刻二石”、“藕丝印泥发明家夏自怡属为郑孝胥刻一闲章，名曰‘夜起楼’，闻孝老恒夜起治事云。”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号海藏，著名诗人，后出任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成了汉奸。

1945年，陶寿伯至蚌埠，“晤商会会长彭璩如，及国军先头部

队司令张淦，曾为彼等治印作画”。

1946年，“张中原议员嘱为警备总司令宣铁吾治二石”、“知陶一珊在部中任稽查之责，数日后，治一石赠之”。

1950年，“虞舜，昔年我曾为刻印多方”。

1953年，“以马钮寿山石章刻‘介石长寿’四字恭赠蒋公总统”。

1956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刻一石为赠，另刻一石赠艾森豪威尔总统。”“泰国曼谷首次画展，由张兰臣、张杰陵、陶寿钧、许泳奎主办，此为入台后首次出国为友好刻印达数十方。”（陶寿伯自存1956年刻于泰国的印屏中有为张兰臣、张杰陵、陶寿钧等人所刻名印）“刻石章一方，经由青年部转呈吴廷琰总统”，在曼谷不慎手冻僵，还“忍痛刻了三方牙章，离开曼谷”。

最有意思的是，陶寿伯曾为朱福元先生刻《朱葆初珍藏印》（朱文）。朱福元先生将其毕生收藏宝爱的古代书画三百余件捐赠给家乡昆山，并建成昆仑堂美术馆，而现在陶寿伯先生的部分书画篆刻作品也捐赠给了昆仑堂美术馆，真是一段奇缘。

陶寿伯一生刻印甚夥，84岁时出版《陶寿伯书画集》，王己千为作序，称其“刻印达三万八千馀方”，可见其勤勉。从量变到质变，这么巨大的数量，是陶寿伯篆刻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条件。



张云炬字一青



平定谢氏收藏书画



树声所藏书画



方行仁印



万石楼艺苑印



十年有成



陶寿伯临《天发神讖碑》
纸本 121×30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是陶寿伯49岁至57岁后约十年间的创作风貌。

陶寿伯的篆刻,经历多次变革。早年,师从赵叔孺,奠定了他的篆刻风格,即以传统的秦汉印为宗,又参以明清以来的流派印,正如蒙

三

陶寿伯自己留存的印蜕,往往都未附边款,大概是应酬之作,往往出于匆遽之间,不及拓得边款,因此不能知其确切的创作时间。又印人往往于印侧的方寸之间,留下自己的论印文字和印学思想,真如吉光片羽,但由于陶寿伯多不留边款,所以他的印学思想亦无从窥知,是一遗憾。昆仑堂美术馆所藏十六枚印屏,也都没有边款,所幸有他自署创作年份,还能从中看出他不同时期的风格流变。

这十六件印屏,大致分为1950年至1957年和1958年后两个时期,也就

厂所说,“寿伯仿汉,锲而不舍,未可限量也。”

赵叔孺对晚清赵之谦(1829-1884,字搗叔,号悲庵)的篆刻最为服膺,曾说:“咸同以来,篆刻之妙,当推吾家搗叔。”而赵之谦取法的宏博也直接影响到赵叔孺的篆刻趣向,无论秦玺汉印,还是钟鼎铭文,他都有所涉猎并深入探究。其圆朱文印则在赵之谦的基础上,更加强调书法的韵味和篆法布局的疏密开合,形成很强的个人风格。陶寿伯既师从赵叔孺,并得其悉心指导,篆刻风格直接受到赵叔孺的影响。其朱文印风格,主要有两种面目,其一仿古玺,多取古玺参差错落之章法,如《简文思》、《吴鼎芬》(1956年);其二即赵叔孺从赵之谦所化出的细朱文印,强调小篆的书写性、章法的疏密对比和用刀的爽利劲健。在篆法上,陶寿伯有意增加了线条的波动,使其更具动感,但有时稍嫌妩媚,而欠古雅,如《青箱王氏收藏之印》(1956年)、《存我》(1957年)。白文印则规模汉印,略参赵之谦之满白文印,厚重饱满,如《八千里路云和月》(1956年)、《柳明诚长寿印信》(1957年)。1958年后,陶寿伯的篆刻风格未有太大的变化,但篆法更加简净,轻松明快,用刀也愈加老辣干净,白文印已不见早年学赵之谦的生硬,而多了汉印的端庄,如《张云炬字一青》、《王天池印》、《段其燧印》。细朱文印则少了之前的忸怩妩媚,而更加简净,如《平定谢氏收藏书画》、《树声所藏书画》。

陶寿伯晚年喜欢临摹吴《天发神讖碑》,昆仑堂美术馆藏有他91岁时所临《天发神讖碑》22字,神气俊迈,一点都没有老惫之迹。又借鉴《天发神讖碑》书法风格入印,有点类似齐白石篆刻,这在他1958年前的印屏中都未见此类作品,应是其晚年风格。如现归昆仑堂美术馆所藏的《万石楼艺苑印》、《方行仁印》、《十年有成》等,其中《十年有成》边款自署“陶寿伯八十有四”,正是其晚年所作,篆法《天发神讖碑》,而以单刀直冲,凌厉痛快,略无修饰。他又将这

种刀法运用于其他白文印的创作中,也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如单字印《项》、《强淑苹印》等,从这些印中,可以看出他锐意变法,不懈进取的精神和旺盛的生命力。

陶寿伯一生漂泊,历经坎坷,他的人生经

历造就了他的篆刻风格,即不会像赵叔孺、陈巨来那样安静、优雅,而是挟着一股刚健勇猛之气,有时虽然难免有些粗率,却充满了生气。他的篆刻艺术理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

《清明上河图》中的四眼井

□ 秦 衣

《金瓶梅》第六十一回“韩道国宴请西门庆,李瓶儿苦痛宴重阳”,写李瓶儿自儿子死后,忧戚得病,在韩道国的提议下,请了一个赵太医来给李瓶儿看病,是“专治妇女科”的。赵太医自我介绍(《金瓶梅》中的人物介绍,往往很搞笑):“家居东门外头条巷二郎庙三转桥四眼井住的,有名赵捣鬼便是。”(《金瓶梅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第772页)而在传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故宫博物院藏)的末段,有一“赵太丞家”,门前悬着“治酒所伤真方集香丸”店招,又左边门柱上依稀可见写着“五劳七伤□□□”。“五劳”和“七伤”都是中医学名词,可见这是一家私人诊所,诊所里有三个好。而在诊所的右边正有一口四眼井。我们知道关于《金瓶梅》的作者一直以来都有很多推测,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王世贞,而王世贞写《金瓶梅》又与《清明上河图》有关。如《寒花盦随笔》云:

世传《金瓶梅》一书为王弇州(世贞)先生手笔,用以讥严世蕃者。书中西门庆即世蕃之化身,世蕃亦名庆,西门亦名庆,世蕃号东楼,此书即以西门对之。或谓此书为一孝子所作,用以复其父仇者。盖孝子所识一巨公,实杀孝子父,图报累累皆不济。后忽侦知巨公观书时,必以指染沫翻其书页,孝子乃以三年之力,经营此书。书成黏毒药于

纸角,覬巨公外出时,使人持书叫卖于市,曰“天下第一奇书”。巨公于车中闻之,即索观。车行及其第,书已观讫,啧啧叹赏,呼卖者问其值,卖者竟不见。巨公顿悟为人所算,急自营救,已不及,毒发遂死。今按,二说皆是。孝子即凤洲(世贞号)也。巨公为唐荆川(顺之)。凤洲之父忬,死于严氏,实荆川谮之也。姚平仲《纲鉴挈要》载杀巡抚王忬事,注谓:“忬有古画,严嵩索之。忬不与,易以摹本。有识画者为辨其贗。嵩怒,诬以失误军机杀之”,但未记识画人姓名。有知其事者,谓识画人即荆川。古画者,《清明上河图》也。凤洲既抱终天之恨,誓有以报荆川,数遣人往刺之,荆川防护甚备……后遇于朝房,荆川曰:“不见凤洲久,必有所著。”答以《金瓶梅》。实凤洲无所撰,姑以诳语应耳。荆川索之急,凤洲归,广召梓工,旋撰旋刊,以毒水濡墨刷印,奉之荆川。荆川阅书甚急,墨浓纸黏,卒不可揭,乃屡以纸润口津揭书,书尽毒发而死。或传此书为毒死东楼者。不知东楼自正法,毒死者实荆川也。彼谓以三年之力成书,及巨公索观于车中云云,又传闻异词耳。

难道这里的赵太医、四眼井,也是《金瓶梅》作者据《清明上河图》玩了一个小噱头?

我的父亲陶寿伯

□ 陶凤若

儿时对父亲印象模糊,因聚少离多,小时三兄妹由外婆照顾,住在苏州三年。1950年父亲只身前往香港,后往台湾。1953年母亲带我们三兄妹经香港赴台,在基隆港接船的是曹颂楚世伯、苗勃然大师兄。过数天,我们齐去松山机场,迎接由菲律宾回台的穿西服的一位陌生男子,介绍说“我是陶寿伯,你们的父亲。”

我自1953年在台北居住,读过龙安小

陶寿伯夫妇与女儿陶凤若合影

学、静修女中,在铭传女子专科会计统计学毕业。课余拜张穀年老师习山水,从喻仲林老师学工笔,从赖敬程老师习写意花鸟。

1965年毕业,正想找工作,父亲说凤儿来台12年,尚未去过台湾中南部游玩,不如先别忙工作,陪伴去南部开画展吧!这下正中下怀,不但增广见闻,开拓视野,又可各处游览。台

中、台南、屏东、高雄、鹅銮鼻、澄清湖、垦丁公园都旅游过。

父亲交友极广,当然文化界友人最多,其他如工商界、报界、医生、律师、同乡会等,故常

有机会倾听各行各业的苦与乐。1966年,又赴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泰国曼谷、日本东京等地展出(计有吉隆坡、檳城、怡保、古晋、亚庇、山打根、仙本那,为马东及马西等城市)。

因与父亲连续二年的相处,确实获益良多,言教不如身教,父亲乐观的性格、坚强的意志力,对人不卑不亢诚恳亲切的态度,也让我体会了出外靠朋友的重要。当我自觉不如人时,他又及时开解,“各人头上一片天”。父亲经常说的金句颇多,虽是老生常谈,但却也是他真实的人生经验,例如“吃亏就是便宜,便宜就是吃亏”、“谋事在





陶寿伯 古松图 纸本 69×163cm 昆仑堂美术馆藏

人，成事在天”、“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三人行必有我师”。

父亲对子女从不打骂，连手心亦未打过，小学时填父亲职业，填的是“自由职业”，当时不了解，现则理解为可以自己支配时间、地点、性质的职业，父亲手凭一支笔、一把篆刻刀、一口无锡乡音的上海话和无比的勇气，闯荡世界各地，友人称他是旅行画家，最佳义务国民外交员，真是一点不错。

父亲身体极佳，所以有本钱游走世界各地，他认为艺术家不能困守一方，要四周围跑，亦要多参观各国博物馆、展览会，多作交流。其实办一个展览会不是简单事，但对父亲来说好像很轻松，只因他对此行业有极大的兴趣，即使辛苦亦觉甜蜜。

回顾父亲的一生，少年时已有志气，有了人生目标，勇往直前，年轻时颇辛苦，年老却轻松自在，知足常乐，不注重物质，粗茶淡饭，每

天笔不离手，或书法或绘画。

1996年6月，我赴台探望父母，父亲说想将寿穴做好。完工后，陪同前往参观，位于台北近郊三峡镇，是在山上，无锡公墓。父亲对自己以后长眠的地方极为满意，总共参观过三次。该墓地都是无锡同乡。往生的有多位相识，所以他觉得很亲切。

1997年3月初，父亲仍能独自去理发店剪发，早、晚尚能自己放水洗澡，并将浴缸洗干净，完全不假手于人。1997年3月10日中午，佣人兰英来扶去饭厅吃中饭，走了几步说觉心口不舒服，随即晕过去。因兰英是扶着走，亦没有跌倒。兰英只觉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就此走完他精彩的一生。

今日写此短文，即收龙若兄电邮，姪儿陶麋喜获麟儿，龙兄为孙取名陶明源，那么父亲已添了曾孙，父亲在天之灵更为完美了。

陶寿伯自编年谱

□ 陶寿伯 陶凤若

按,此年谱1岁至84岁为谱主自撰(最初发表于1985年台北“历史博物馆”出版《陶寿伯书画集》上),其女陶凤若略有增补,其后为陶凤若和张真之补写。沈江根据谱主两册残缺手稿(一册为“1岁至25岁”,谱主标明“简略本”,一册为“1岁至17岁”),略作综合。

1902年 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1岁

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公历1902年1月9日)午夜后子时生于江苏省无锡县匡村。

祖父赐名开寿,意谓其60寿翌年所生。

祖父济善公,字迎春,61岁,肖虎。

祖母倪太夫人,66岁,肖羊。

父亲王道三,字松子,又字陶山。

母亲陶四姐,22岁,肖龙。

姨母陶三姐,25岁,肖虎。信佛,终生未嫁,视为姑母。

祖母曾生数男,未及长而歿,开寿以外孙作孙,从母姓,落地即姓陶。

大姐肥姑,3岁,肖猪。

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 乙巳 4岁

妹王惜镜生。

1907年 光绪三十三年 丁未 6岁

弟王开霖生,字凯龄。

1908年 光绪三十四年 戊申 7岁

是年起与祖母同寝。

1909年 宣统元年 己酉 8岁

弟王开元生。

1910年 宣统二年 庚戌 9岁

入私立匡村小学读书,校长匡齐家为题名开佑,本乡“寿”“佑”同音。

1913年 民国二年 癸丑 12岁

农历三月某日,随二姨夫根林游惠山,并访私人佛堂延寿庵。拜访姨母及亦信佛教之大表姊,名匡进法,为二姨之长女。

至城内,想入公园游玩。该日公园公祭被杀害之宋教仁先生,有发辫者不准入内,我因尚未剪发,未克入园。其后游惠山,在“听松”处停留小憩,又游寄畅园,后归延寿庵。因雨留居三夜回乡。

匡克明长兄克振自上海返,乃为我剪去辫子。是年患伤寒症,一月方愈。

幼弟王开生生,字凯声。

1914年 民国三年 甲寅 13岁

匡村小学设高小等,修业四年即毕业。我9岁入学为一年级,12岁毕业。凡愿在校再读者,乃安排特别班。我留校再读一年。章福昌、钱达葆、匡锡芹、匡克明、匡全镜、匡锡庚等也再读一年。国文读《古文观止》。

夏日我在镇上购得《四体千字文》,非常喜爱,常临摹篆书与隶书,也爱写正楷之反体字。

祖父迎春公于太平天国战乱平息后，经营书画生涯，恒往来于常州、无锡、苏州间，以此家中收藏渐丰。每当夏季，必取出见见太阳，自己亦藉此欣赏数日。我亦幸得饱览，学习书画兴趣，油然而生。

祖父于民国前七十年壬寅农历十二月二十九日生，是日为立春，适逢除夕，翌日即为癸卯元旦。

迎春公壮年，正遇洪杨之乱。自丹阳败退我乡之太平天国溃兵，屡杀害无辜妇女及小孩。迎春公每率众抵御，保卫桑梓。迎春公能骑无挂座之滑马，其卧室藏有长枪、大关刀、铜剑等武器。每喜谈当年杀敌致胜往事，我与友人匡克明最爱听其讲述太平军掌故，以及《封神榜》、《西游记》等小说。

1915年 民国四年 乙卯 14岁

母亲于农历六月初三日患伤寒及痢疾，药石无效，至六月二十九日病故，年仅三十六岁。

祖父自爱女病歿，每膳辄泣。九月初午夜中风，晨肥姑入房，悉知病状危急，医治无效，于初八日逝世，年七十有四。

是年我本应读特别班二年级，母亲逝世后，随父入田习耕，遂辍学。因力小不济事，苦极，辄恒念及吾母。

1916年 民国五年 丙辰 15岁

今春奉祖母命再入杨墅园小学读书，插入四年级，暑假毕业。

下半年匡村初级小学校董匡伯安先生约我谈话，劝导再入匡村读特别班，闻之泣下。匡校董谓，新校长秦先生，苏州人，愿教我英文。遂再读特别班。

农历九月下旬，姨母自无锡来信，说苏州有一家碑帖店，要添学徒，倘愿意去，速来。我闻之色喜。祖母和父亲亦同意我往苏州拜师学艺。为我理出母亲生前已为我做好的长袍和棉袍。那时做得很长，把腰门折一下，再用线缝

过，等到两年后嫌短了，再放长。棉被也弹好，装在祖父用过的匾箱里，再带一只红漆白官箱。父亲陪我上街，买了一顶帽子和一柄雨伞。后来知道，他是当掉一件棉袍子才有这笔钱的。

十月初，父亲陪我至无锡延寿庵与姨母表姐会晤，五天后，我乘苏州班船赴苏。

由阊门入城，当天先到城隍庙前唐家，拜见太师母，及大师母、二师母和三师母。然后再到汉贞阁店内拜见大先生唐伯谦、二先生唐仲芳。三先生多年前逝世，太先生唐公仁斋去年谢世。当时店中尚有一位职员钱翼如，他是常熟名士钱泳（号梅溪）之孙。钱泳是成亲王之书法密友，有金兰之交。翼如之父是钱梅溪80岁所生。钱梅溪未识成亲王时，以鬻字及课徒为生。刻有小汉碑和樊云阁法帖传世。钱家衰败时，将此碑售与汉贞阁，条件之一是钱翼如附带去汉贞阁做工，拓碑及裱帖。

太师母知我名开佑后，为改名寿宝。唐家有二位孙女，年尚幼，一曰凤宝，一曰英宝。二房有一孙，学名唐景贤，小名普官。太师母吩咐女佣呼寿宝为寿官。太师母对新到的学生可称呵护备至。唐家习惯学生称伯谦老师为大先生、仲芳老师为二先生、大房原配师母过世，有小姐一位。续弦师母已育一男。学生称师母分别为大婶婶、二婶婶和三婶婶。店内职员一位常熟钱翼如，师兄一位王云保，太师母也吩咐支配先后学生，及一应工作。

我进店一个月，太师母很为满意。对我说，快写信给你姨母，要办请师礼，做了关书才作数，要学五足年，满师要谢师，谢师后才起薪水。于是去信姨母，给我寄钱来，办了二桌酒席，写了十多张贴子，分送碑帖同业主人，请他们来聚会，当面写关书，我一一照办。其中二位后来也是书画篆刻界的知名人物。一位是周梅谷，能篆刻，是赵石农门人，篆书甚佳，能仿制古代铜器。一位是孙伯渊，后来经营古书画致

富,成为苏沪最大之一家书画买卖商,陆抑飞是他的妹婿。

1917年 民国六年 丁巳 16岁

汉贞阁在护龙街大井巷口,附近两对面有很多古玩店、裱画店、碑帖店及高级红木店。汉贞阁对面一家高级裱画店晋古斋为镇江人陆先生所开设,有一天晚上他看到我和师兄在嬉戏,就在店门口向我们高声说:“你们两个孩子不想上进,有空时怎么不想多学一点本事,你们的师兄钱瘦铁,现在是大名鼎鼎的篆刻家,你们看抽斗里的砖石都是他刻的。当时没钱买印章,就把砖石打断当印章用,没钱买刀,把破洋伞骨敲平作刀,何等刻苦?”真是金玉良言。

第二天我在对面店中买了一方白色石章,计八个铜板,八十文钱,再买了一把平头刻字刀。汉贞阁店内印谱有几部,也有《六书通》,好多法帖上都有印,查字很方便。记得我刻第一方印为“王”字白文,第二方刻“王”字阳文,第三方刻“王道三印”四字白文,虽然刻得不算好,但觉得不太难。有时也学习刻碑。以前一般学生不准习刻碑,要贴饭钱的学生才可学刻碑。汉贞阁那个时候,比清末时宽松多了,学徒白天做店中事务,晚间为自己时间,任凭自修。过了重阳到年底,吃过夜饭,要做夜工,九时为止。九时后,仍是自己时间。我自从进了汉贞阁,每夜非十二时不睡,晨八点起办公。

1918年 民国七年 戊午 17岁

伯谦师本来在城外与友人合开一家面粉公司,平时难得来一下,星期六、星期天才整天来上班。来了便是写字刻印作画。仲芳先生在潘律师处做帮办,店里则不断来来去去。

我进店之后,伯谦师不断接到刻墓碑墓志生意,便结束了面粉公司生意,全力守在店内。常来客人有余觉(字冰人,为神绣沈寿之夫)、史陶庐、俞粟庐(俞振飞之父)、滕也白(画家)。

俞粟庐先生字很好,曾为我写一扇面。

我曾拜访余冰人公馆。进门三、四个房间,

四壁都张挂碑文法帖,黑阵阵的。

汉贞阁有一块挂在外面的直形招牌是张祖翼所写隶书,横招牌隶书似是俞曲园所写。柜台内青龙招牌是杨守敬所写。这家碑帖店在清末可称海内第一,至少是长江以南第一家。老主人民国四年过世。清末官场最流行法帖,一般人也喜欢写字。如端方把最爱之帖随身带着,放在轿子里,带进带出。翁方纲、陶濬宣、张叔未、费杞怀、高邕之、张裕钊、翁同龢、康有为、陆润庠、杨岷、张謇、程德全辈都爱好书法。当时很多府县长官抽空即去包围老主人,有名贵碑帖先给他们欣赏购买。

有一天我以折扇一页请伯谦师写字,上款为静伯。伯谦师问是何人之扇?我说是我自己的。师问何以要改名。答本名好像女孩名字。伯师乃为改成寿伯,并为题“铸”为单名。后来发觉姓陶之人,好多是陶铸、陶镛、陶然,便以“逃禅”为别名,又发现古人有和尚名逃禅,遂改用“陶船”。

1919年 民国八年 己未 18岁

农历元月初二日我请准了假,回乡探视祖母。年初一夜里便睡不着了,买的是初二十二时三十分的火车票,可是晨起八时便出门,九时已到车站,等了约四个小时。

祖母很健康,送她参须、红枣、黑枣、桂圆等,她很欢喜。

肥姑姊已出嫁。在王村家中见面,足二年一个月不见,喜极而泣。

开霖弟今年十三岁,在沙塘盈镇学木工已二月。父亲带我去看他,他跪地上锯大木,实在太辛苦了。马上带他回家小住。我告诉他想带他去苏州,和我一起学生意,他很高兴,父亲和祖母也同意。我便写信给伯谦师,告知弟弟做木工太年轻太苦,请求准他在汉贞阁学生意。大约元月十二,我们便回苏州。未奉准即带人来,罪甚。太师母等看开霖面相忠厚,都欢喜他。最便宜的是我下面师弟沈耘耕,来店才八

个月,便添新学生,他可少做好多杂务事情。

伯谦师不断注意我所刻碑文,已能不走原迹,便一直给我刻碑,而且由他亲自钩字、上样给我镌刻。拓碑裱帖诸事,便派给耘耕及开霖做了。

钱翼如师叔辞职回乡。他只会拓碑裱帖,不会刻碑,读书也甚少。

1920年 民国九年 庚申 19岁

父亲在乡有病,乃在新正年初返乡探视,恐零用钱不够,向开霖弟借了一元。

回程时到无锡延寿庵拜访姨母及大表姊。后坐轮船回苏州。船到枫桥,前后不断上来好多人,在船上兴起赌博,我被逼输去一个大头。起初很痛心,后来一想人赢我输,若我赢了,不是人家输了吗?人家也会感到心痛,所以决心以后再不赌钱,一生只输一块钱。

1921年 民国十年 辛酉 20岁

农历十月底,我满师了。要请谢师酒筵,又是向姨母借了三个银圆。谢师后,每月薪水亦仅得三元而已。

1923年 民国十二年 癸亥 22岁

农历四月得火急家书,说父亲病重,急忙返乡。到家前一日父亲即已辞世。时乡间刚养好蚕,乃与二弟采茧出售,清理丧费及债务。二弟已奉祖母命在镇上习艺。

我留乡一月有馀,返汉贞阁。一个月后,接上海匡克明来信,要我去上海一家运输公司当总务。末一句有薪水比苏略增,俾供养汝祖母云。因持此信向伯谦师请辞职,再到唐府向太师母谢恩,并向三位师母感谢她们五年多之照顾,情同伯母婶母,实在有过而无不及。景贤师弟已在真茹暨南大学攻读。师妹凤宝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希望我要像钱瘦铁师兄一样成功,我心存感激。不日火车把我载到上海,从此成为我第二故乡。

1924年 民国十三年 甲子 23岁

中秋节前,我到达上海。先到四马路怀远里“益友公司”,匡克振为我接风,请吃焖肉面。

又会见到同学匡金镜及章宝荃。晚间匡克明为我安排床位。第二天带我到外白大桥旁弄内,一个运输公司写字间,会见副理黄先生,股东丁宪章,会计也是同乡。一个月后公司搬了家,营业平平,三个月便结束了。

匡克明为上海华商纱布交易所六十九号经纪人、新大号之代理人,有实权处理一切,乃安排此幼时同年同学一实习生位子。

我在苏州曾抱决心到上海后要学英文,可是在运输公司报了名上了二次课,公司即搬场。其后路远坐电车,下车时跌了一大跤,即未再去上课。此后再没鼓起精神读英文了,对于书法、刻印、写作,仍不断努力。

钱瘦铁常常相会,除非他去了日本,但我仍去他家访师嫂韩女士。

1925年 民国十四年 乙丑 24岁

周觉字柏年,国府监察委员,擅书法,为院长右任公好友,与伯谦、仲芳师均善。他与我和开霖弟都很友好。柏年有一次来上海约我相见叙谈,他说,有人笑他写字用狼毫,不算大本领,要用羊毫笔写出,有笔力,才见真功夫。他回答说,狼毫笔太贵,一般人用不起,又不耐用,羊毫笔清朝才有,难道宋元明诸名家写的字都不好吗?客为之语塞。

周觉有弟周君常,在上海开诊所。

我到上海与师兄钱瘦铁时相往来,陈定山、贺天健、孙雪泥、郑午昌、唐熊及郎静山,都是瘦铁所介绍。钱瘦铁在上海办上海画会,贺天健、汪亚尘都是实力分子,我也加入了。

当时艺坛俞剑华擅长绘画理论,为艺坛著作最多之一人。陆丹林不是画家,但擅长美术评论,为画家写报导文章最多。还有张聿光、刘海粟,都是上海画会健将。

汪亚尘有一次与我闲谈,说画不要画得太工,一天出了名,画都赶不出啊,很有意思。

浙江省政府举办西湖博览会,征求全国美术作品。钱瘦铁为上海画会征集主任,我其时

所刻之印被征。开幕之时,有了首次杭州之旅。在展览会上,在一条走廊里,看到了自己的篆刻作品镜框被挂着展出。

1926年 民国十五年 丙寅 25岁

上海纱布交易所主办国学补习所,讲解文字学、孔孟之学,主讲人为江苏耆宿沈恩孚信卿先生。我参加了。该所理事长穆耦初先生时常询问学员,是否要成立旁的学习班,尽可能会设立。我取出篆刻印花给他看,他说自己不懂,但觉得很好,随手交与沈老看。信卿先生看了说:“我对小篆比较懂,看篆刻不内行,看看觉得很好,究底好不好呢,不敢说。”穆理事长接着说,他有一位年轻朋友,刻印很有名,介绍你去认识,如果他不能做你的老师,他会介绍老师给你。即以名片写了介绍语给我,原来是陈巨来,我暗自兴奋。

隔日往访陈巨来,请他指教近月所刻印章。巨来看过后说,你的刀法很好,摹各家太多了一点。你要拜师嘛,上海有二位名家,一位是吴昌硕,一位是赵叔孺。赵夫子是我的老师,你就拜赵夫子好吗?但先要把印花给他看,他看得中意才肯收。过三日给了回音,巨来即陪我同去拜老师及师母,也献了赞仪。

是年秋祖母在乡为我办理与匡湘贞小姐订婚。

祖母倪太夫人仙逝,匡克衡大夫曾为其治疗,无效,享年八十岁。

1927年 民国十六年 丁卯 26岁

阴历十一月与匡湘贞结婚,新娘十九岁。

1929年 民国十八年 己巳 28岁

以篆刻作品请曾熙前辈指教,获奖誉。曾拜谒名书法家伊立勋,字峻斋,工篆隶,为伊秉绶之孙、伊念曾之子,清末曾任无锡知县。

1930年 民国十九年 庚午 29岁

今春新大号改组,余已由匡克明推荐至黄康钊先生之纱号任事,突接匡仲谋乡长电邀面谈,渠为安排在《上海报》任襄理,负责发行部

及会计部。该报已出版三个月,经理为于兰荪,编辑为王雪尘,校对为匡寒僧。《上海报》为四开小型报。我乃欣然就职,立即辞去黄先生处职务。

近数年来,于书刻之外,亦为《大世界报》写稿。有一天刊出我七篇短稿,欣喜之极。因写稿而认识诗翁许月旦,渠为该报主编,社长是写《九尾龟》之孙先生。(按孙家振,字玉声,曾任《大世界报》社长,他的小说名为《海上繁花梦》,类型与张春帆《九尾龟》相同,此处陶先生误记)。某日午,匡仲谋宴秘书严独鹤,邀我作陪,乃订交。渠为《新闻报》“快活林”之编辑,当时为新闻界首席红人。嗣为我介见评论家王西神及陈达哉。其后因请名小说家为《上海报》撰稿,包天笑、程瞻庐、徐卓呆、程小青均成好友。为请姚民哀写会党小说,我曾去常熟面邀,因而得识邓粪翁之老师萧退闇。

今夏匡仲谋想在蓬莱市场开设一家刻印店,曾邀新世界印社来设分社,未果。乃函王开霖弟来申,开创冷香阁印社,兼刻碑裱帖,其后且推广设立印刷部。

1932年 民国二十一年 壬申 31岁

邮票大王周今觉,来报社面求为刻二石。

妻匡湘贞,婚后一年即患肠病。住所不定,时有变动,冷香阁开创后,即住在店中,且主持饮食。

藕丝印泥发明家夏自怡属为郑孝胥刻一闲章,名曰夜起楼,闻孝老恒夜起治事云。

胞姊王肥姑之子邓大川来冷香阁习业。

1934年 民国二十三年 甲戌 33岁

妻匡湘贞旧病复发,居乡治疗,数月未愈,旋病故。我于其病重时,曾返故里探视。家事由姨母及岳母共同治理。湘贞在申时,沈谦则初期为治病,丁福保中期为治病。因腹泻不止,断为肠痹。当时无特效药,后返乡服中药治愈。又二年余,旧病复发谢世,无所出。

王村土地贫瘠,附近无小学,男童十五六

岁,尚有未读书者。我于三十岁,即决心存贮卖书画收入作为王村小学之基金。陈蒙庵先生亦加入卖字,章显庭先生甚同情此举,建议积极进行。我乃发信名书画家征求作品,得百幅。党国元老于右任、吴稚晖,亦求得其墨宝。今秋在上海义展,共得款一千四百余银元。

王开生弟,由乡来冷香阁见习,亦能刻石章,乃与开霖协助其设立晶晶印社于西门中华路。

1935 年 民国二十四年 乙亥 34 岁

王村小学今春开学,请杨墅园镇长钱君硕董其事,购买桌凳文具,聘请王校长夫妇任校长及教员。修理王氏宗祠为校舍,则请堂兄族长王盘增任其劳,凡清贫子弟,均免费。

五月与凌士英小姐结婚,沈钧孺为证婚人,匡仲谋亦为嘉宾。

匡金度表姪来冷香阁习业,渠为匡根林姨夫之长孙。

1937 年 民国二十六年 丁丑 36 岁

卢沟桥事变,《上海报》停刊。冷香阁、晶晶印社亦停市。开霖子正夏生方百日,我为订得去无锡之轮船票,乃陪开霖夫妇等一同回故乡。

妻士英已避居岳母处,我在匡村及无锡姨母处不断来去将二个月,再返上海。士英同意避难去无锡,因公路车轮胎故障折返,当夜腹泻不止,翌日转为伤寒,数月医治无效,卒告不治,无所出。

继之弟王开生肺病严重,药石无效,亦病故。

我于青年会看到西门蓬莱市场大火,知冷香阁烧毁,悔未搬家,懊恼不已。年底前,上海之小型报,已有多家复刊,乃与经理匡孟槐议复刊,请贾伯英去无锡匡村邀匡寒僧来申。馆主匡仲谋申明,只出自报纸四十令,余均不管。《上海报》复版,仅销上海本埠,广告又少,我全力应付,精神旺健,妻亡店毁之事,全不挂在心胸。

与知友钱达葆通信,知强淑萍守字闺中,乃返匡村由钱君硕等访强府,三数日即举行婚礼。乘轮船返申,为报馆事业忙。

1938 年 民国二十七年 戊寅 37 岁

凌士英及王开生之柩,由锡金公所负责运至无锡城区,再由开霖运回王村安葬。

开霖弟将家小留在王村,然后回到上海,与我商量复业事。经租得三马路老《申报》隔壁店面一间,把王开生生前协助运来租界之部份印刷机取回,我出资复业。

1939 年 民国二十八年 己卯 38 岁

《上海报》复刊三天,总编辑即退出,由我自兼,聘汪剑鸣为编辑。总经理匡孟槐因其妻抱病,年余未顾及馆务,报馆亏损一直由我贴补。旋经商谈改名《奋报》,归由我个人负责,以后与原《上海报》主人匡仲谋及经理匡孟槐完全无关。嗣又出版《袖珍报》,俱以财力、人力不继停刊。旋改出版《艺术新闻》,执笔者有黄玄翁、钱瘦铁、杨清磐、陈定山、丁悚等,报眉为褚礼堂先生所题,该刊系三月刊,印刷所不愿承印,不得已,未及十期即停版,计出版廿七个月。我原住江西路同吉里,此时亦改住白克路同春坊。无报一身轻,以后全赖刻印作画为生。

1941 年 民国三十年 辛巳 40 岁

招待钱瘦铁住在我家小楼一角,其夫人张珊珊及男女公子同迁来,我住另一小房,将大房辟为书房及客厅,共同使用。

是年农历四月廿七日长男陶龙若生于上海顾宗文产科医院,自医院接回家,钱瘦铁第一个抱他。

1942 年 民国三十一年 壬午 41 岁

钱瘦铁交游甚广,与徐小圃中医师最善。孙雪泥为其前夫人之襟兄,郎静山、汪亚尘、黄玄翁等时有雅集。

我不久举行个展,迁居环龙路。

陶冷月原住白克路一位密宗之西医处,因



陶寿伯 山水雪景

欲接其母同住，冷月即迁居我家之小楼。彼以写月景成名，而其山水及花卉亦甚佳。其与画家楼辛壶、篆刻家童大年时相往还，我因而多认识了一些朋友。

1943年 民国三十二年 癸未 42岁

是年农历六月廿九日女陶凤若生，为陶家掌上明珠。

1944年 民国三十三年 甲申 43岁

秋季举行画展于上海宁波同乡会，作品八

十件，梅花卅件、红荷十六件，余为走兽及翎毛。中国第一大收藏家庞莱臣为题大斗方墨梅，吴湖帆为题八骏图，赵叔孺夫子为题梅二件，陈定山与唐云、郑午昌及钱瘦铁、江寒汀等，合作题补最多，张穀年为画猫补翠竹，陆抑非补牧羊图，吴待秋题墨梅。

1945年 民国三十四年 乙酉 44岁

次男陶虎若生于上海，生月余，我决心赴后方，乃将家人迁回无锡，再转至匡村。弟开霖随船协助，淑萍带了三个孩子住在老家，一切不习惯，虽有姨母帮助，仍是忙不开。后来虎若病了，乃把凤若交与小姑惜镜，惜镜幼盲目，未嫁，尚能照顾，盖与王开霖夫人同住王村老家。我带部分字画参考品及行李，由沪出发，经南京渡长江而至蚌埠，获中国银行叶伯言经理及交通银行郁经理、环球银行范经理及首都照相馆经理王椿年之眷顾，暂居等待界首战事转变，再行前进。

应叶伯言诸友之约，画梅花蔬果等九十件展于维新大饭店。因与蒋英先、梅达夫二翁相识。二翁均为举人，梅翁且获西太后钦赐黄马褂，为日本第一期留学生。蒋翁善山水及昆曲，梅翁擅花卉，牡丹尤佳，相交月余，以师礼事之。

淑平为龙儿代笔，与我数信，内容是：正当炎夏，把他坐在圆木桶内，手中拿一枝竹头，他说是一只船，要撑到蚌埠接我回去吃大西瓜（因我家信中提及蚌埠只有小西瓜），又说妈打他时，他只叫爸爸，读之泪下，引起思家。经考虑决定返家，因二天即可到家，旅费又甚少也。

及返家，只见姨母，她说小虎病重。淑萍带小龙、小凤、小虎在庙塘桥娘家。翌日即去岳母家。岳母说，淑萍已把小虎送无锡去看医生，龙龙欢喜同我讲话，凤凤相见不相识，她不会走，坐着也不给我抱。第二天我带了龙龙坐柴船去无锡，至延寿庵，见到淑萍、姨母、大表姐。小虎

病重极，请了护士，腹大，口起白色，知为肠炎，数日后歿。淑萍返回乡间下葬。凤凤又病，医治渐愈。

我在延寿庵写些梅荷蔬果等，展于公花园池上草堂。

是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奉皇命投降。淑萍应西天宝鞋店主人钱先生夫妇之邀请，住进了露华弄城边沿河新大厦。我即去蚌埠取回行李。

至蚌埠后，经环球银行经理之介，晤商会会长彭瑒如，及国军先头部队司令张淦，曾为彼等治印作画，接谈甚欢。张司令广西籍，儒将，写康有为体书法。接淑萍家信，知彼已与小孩迁回上海。

是年十二月九日，我由蚌埠直接回上海，晤淑萍堂兄强家朴，彼任中国银行稽核。

1946年 民国三十五年 丙戌 45岁

张中原议员囑为警备总司令宣铁吾治二石，刻成后，与张议员同道呈上，相见甚欢。乃知陶一珊在部中任稽查之责，数日后，治一石赠之。

农历五月初陶豹若生于上海。

往南京中央大学访美术系主任徐悲鸿先生，承款待，并获引导参观两个画室，一为其个人之作品，另一为其友人赠送之书画。

是年秋，重游西湖，访晤余绍宋、高野侯，潘校长天寿，印家叶叶舟，韩登安等。

1947年 民国三十六年 丁亥 46岁

是年由陈巨来介见，拜张大千先生为师。李祖韩及其妹秋君主持礼仪。同拜师者尚有符季点与朱尔贞二人。

1948年 民国三十七年 戊子 47岁

抗战胜利后吴稚晖自南京到上海，丁福保必煮粥招待锡常粥友雅集。有一次，粥会后至国际饭店再聚会，稚老谈诸经能熟背之经过，他早年反对背书，游英后知英国大文豪均能背好文章，他反悔不已。

暑天某日午，钱瘦铁邀宴，客仅刘海粟及我

二人。海翁为谈中日事变，他刚访美，旋转赴南洋，住侨友家中，经常饮咖啡，吃西餐及跳舞，颇受礼遇。后复以女妻之，日本外交方面，多次要求返回南京，任教育部长，均予拒绝。知其倦鸟思返，乃为其新夫人先运回一些行李及化妆品细软，后夫妇同返上海，经检点，无一缺少，但其一直居沪，未到南京，日人亦奈何他不得。

1949年 己丑 48岁

解放军渡江，我正由沪赴苏视岳母及三孩。京沪车断，滞留苏州，直至国军退出上海，余方至上海与淑萍会面，上海面目全非，实无法生存。

1950年 庚寅 49岁

十个月后我决定离开上海，晤黄也白，彼亦有意，乃分别各自行动。岳母与三孩居苏，淑萍苏沪两面照顾。

我乘火车赴广州，晤陈寿康，为招熟友带同转港。在排队过罗湖时，晤在蚌埠所会之朱章洲，知彼已在泰国曼谷，乃互换卡片，告知我先去香港。抵港后曾晤郎静山，同访《星岛晚报》社长林蔼民，先发了一个到港消息，王维能即来访。在港办画展于思豪饭店，《星岛晚报》为出版全版专辑，许世英为专辑撰序言，张碧寒、林千石、容漱石、张英超等均为撰文，高岭梅、丁熊照等对展出亦多赞助。

曾致书台湾省主席吴国桢，要办入台手续，旬日接到复信，并空白入境申请书。画展结束，郑定裕邀我和黄也白同住九龙某影人家一个厢房，连包饭，无锡厨子。有人转告，陶一珊新任台湾省警务处长，乃即填写申请书，台北通讯处即写台湾银行应副总经理昌期，一月后寄来入境证。

张大千夫子在香港花园道教堂举行画展，数度前往参观。

大千夫子知我要去台北。他说，台北绫子贵，所以裱工甚贵，应多裱一点画带去。因此我又在港写画，再举行了一次画展，余画即带到

台北。

九月七日我乘轮船到达台湾基隆，郎静山、章斐成来迎接，暂住章兄处。

访朱庭筠于《华报》，知社长王爵患肺病，住院治疗中。余翼群任代社长，即日迁至华银居住。

连日拜访省主席吴国桢、应昌期、陶一珊、张道藩、瞿荆洲、吴稚老、于右老、马寿华诸公。在《华报》认识李超哉，他们是江西同乡，又认识曹颂楚，他与余代社长是南京老友，又知曹为方应涛之连襟，方兄善书法，虞舜昔年我曾为刻印多方。

1951年 辛卯 50岁

农历腊月中旬前，在台北举行第一次画展，签名发起者有吴稚老、于右公、张道藩、吴国桢、林伯寿、陶一珊、陈昌蔚、陈仲良、姚冬声等六十余人。

吴稚老为撰画展序，并亲笔写成。

1952年 壬辰 51岁

阴历辛卯十二月十二日阳历已为1952年1月10日左右，我初次在台过生日。马寿华、徐小圃、吴政、寒山楼主任博悟、何文基、潘梦石设宴庆祝，并合写中堂留念。

应沈映冬邀，同住北投山区某公别墅，时为夏末，某夕，我捕获五彩大蝶一只，旋将此蝶赠与张沅耀先生，举行赠蝶会，张默君、张相、钱逸尘、李渔叔、丁治磐、江洁生等均有吟咏，此农历八月十四日事也。

八月十六日，我与映冬在北投共饭，十七日夜，二人均病倒。我当时住爱国西路潘梦石府上，经通知《华报》后，由曹钧华送台大医院，他们当黄疸病及伤寒治疗，二旬来，日见转重。学生苗渤然，时来照顾。戚友高逸鸿、李渔叔、李超，或探访，或书翰探问。一日姚冬声来访，告知护士曰：陶先生与其友沈映冬，同去北投友人别墅小住，二人同一天生病，病情相若，目下沈先生已验出是恶性痢疾，服药后已痊愈。

于是医师当即自耳朵取血，验出亦是痢疾，立即改服药丸，药到病除，即出院。

1953年 癸巳 52岁

病愈后，以马钮寿山石章刻“介石长寿”四字恭赠蒋公总统，请贾院长景德代呈。总统收到后令秘书长王世杰函嘱贾院长代谢。

病后出院，租屋居于临沂街。

本年二月，首次在基隆举行画展，童致祥介绍与乡长杨翰西会面。初次吃唐永昌之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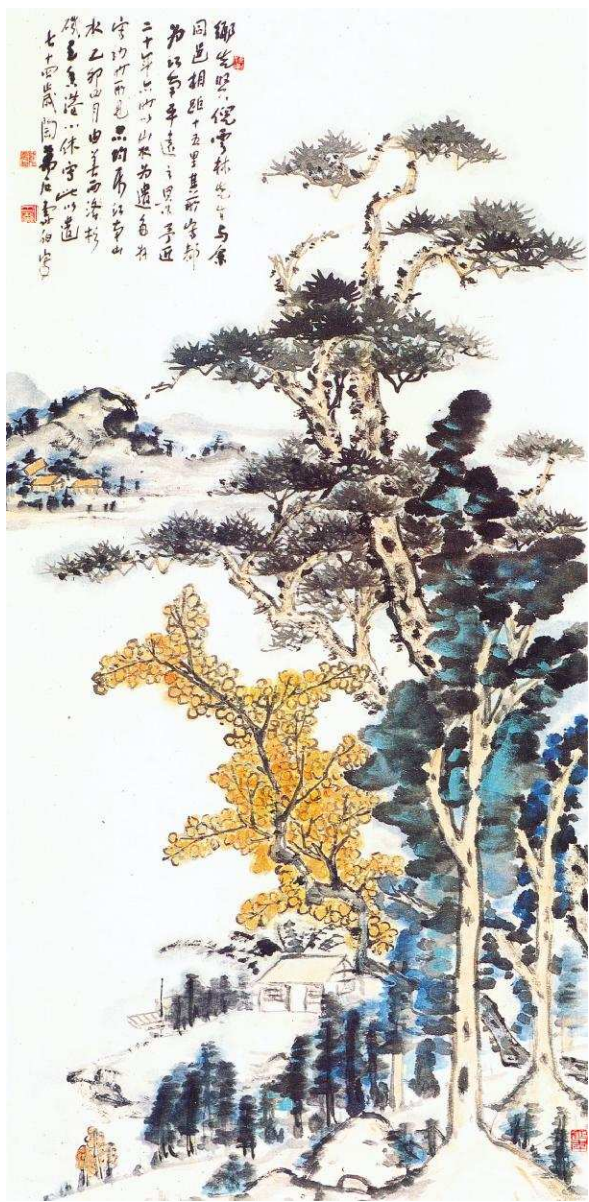
教育部长程天放，柬邀参加菲律宾文物展座谈会，曾推荐收藏家二十余人。本人也出品大鹤山人郑文焯《祭碑图》一幅，另以四尺对开荷花一幅为近作参展，曾被邀请为金石审查委员。

程部长再度宴请古书画铜器玉石收藏家，我应邀参与。曾提出古物审查委员由出品人自己推选，选举一位出品人为赴菲人员。程部长采纳后，均获通过。出品人之一陈天赐为部派，我由李詠青推选为护送古物人员，经出席委员马寿华、陈定山、丁念先、张云萍、许肖仙、陈雪屏等十余人一致举手通过。张默君亦为出品人之一，且为出品古璧者，是日以事未克出席。

淑萍已带领子女三人抵达香港，我将申请入境书填好，面交警总陈仙洲处长办理，并代寄香港。

程部长天放允我在菲公事结束，可以在马尼拉举行个展。陈雯登与陈天赐先行押一批古物赴菲。我负责护送第二批古物去菲。中国馆为最受欢迎之一馆，其最足欣赏之品物，为古玉、翠璧石、秦汉铜器、明清瓷器及古今书画等。

陶寿伯个展在马尼拉太原堂揭幕，由王氏宗亲会长文匾主持。因为中正中学教授朱一雄曾报导新闻，说出我本姓王，每日与我在一起之王君即陪我拜访会长王文匾，宗亲会以五桌筵席欢迎宗亲，且决定画展即在太原堂举行。



陶寿伯 仿倪雲林石濤山水

曾在海外记者俱乐部对客挥毫，田秘书及邢光祖任译员，录收蔡亚卿、杜骊珠等二十馀位男女门人，并在山德马大学挥毫示范，亦赠画该校，与蔡书楷、庄清泉、柯叔宝订交。

是年七月，由菲载誉归来。淑萍于前二日已带孩子入台，当天即偕友好梅花馆主及沈映冬等同至松山机场迎接。

1954年 甲午 53岁

在高雄市首次举办画展。谢市长挣强亲莅

会场欣赏，王天赏招待住于高雄区合会公司。与欧阳醇、王应熙、陈叔同订交。

屏東画展在图书馆举行，县长林石城招待游琉球岛。在台南亦办画展，与林斌、朱玖莹、钦爽订交。

1955年 乙未 54岁

在嘉义办首次画展，与陈祖平、戴天仇律师订交。

往台中举办画展，与席鉴庭、林犹龙订交。

蒋公总统六秩晋九华诞，刻一石为祝，请立法院长张道藩转呈。

1956年 丙申 55岁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台，刻一石为赠，另刻一石赠艾森豪威尔总统，均请张院长道藩代转，获其谢函。

泰国曼谷首次画展，由张兰臣、张杰陵、陶寿钧、许泳奎等主办，此为入台后首次出国为友好刻印达数十方。道经香港，乃访问黄转陶、丁熊照、高岭梅、张碧寒、荣梅莘、林千硕、沈秋雁、王植波、黄也白、王维能、孙家良诸兄。由曼谷来西贡，午夜上飞机，承我驻泰代办孙碧奇送行，一切入境手续系驻越南一等秘书沈祖浚兄（曼谷华侨保险公司副理）代发电报联络办理，但我抵西贡时，我大使馆无人来接，致行李被扣。公文包中之中文信札，每封要译员翻译，因言语不通，受到不少困扰。后总算由问信而认识爱国侨胞送达堤岸华侨所设之旅社，翌日访问代办蒋恩铠，我交际官员查询，始知因误会而未派人迎接。旋由云昌镑、左白涛、寿治法师，各界人士之协助办画展于西贡。蒋代办剪彩。复展于堤岸，离西贡前，在西贡受指引之门人约廿人，并举行联展，尚有可观。

在西贡晤到香港陈孝威将军，南韩驻西贡崔大使及雷震渊神父，郝更生先生等。刻石章一方，经由青年部转呈吴廷琰总统。

高棉金边画展，十二月廿三日至廿六日，

系应中华医院暨华侨图书馆之邀，举行义展。我总领事蒋鼎及中国银行秘书张成宽颇有照顾，蒋张二位夫人均从我习梅月馀。我由高棉再折返曼谷。

1957年 丁酉 56岁

我于丙申年底由曼谷乘轮船抵达新加坡，住在老青年会，三江公会近在右侧，会长颇受王相贤照顾。旋由林庆年、李绍茂、沈雁、刘抗、陈之初、黄葆芳、耿监涛、林学大、陈人浩等支持，举办画展，黄桂楠主持开幕典礼。

继之入马来西亚，首展于槟城。与顾治华，孔翔泰，骆清泉、周曼沙、许伟乾、管震民订交。苏承球为画展剪彩。

后在怡保举办画展，五月廿四日至廿七日，张逊凡主持开幕，刘国樑出席，刘为三江公所主席，无锡同乡。

画展于下午二时开幕，四时刘国樑书局送来我台北家信，告知妻淑萍患重病，长男龙若寄。此信寄到新加坡，友人转到槟城，今从槟城再转来。我马上打电报给台北曹颂楚，请为探视并代为延医先垫费用。不日曹兄及家中均有来信，告知病情已转轻。

六月在霹雳洞壁上写了大幅梅花。

吉隆坡为在马来西亚最后办画展地。访王南叠、麦袞华、杨炳燊、刘西蝶、虞福祥、毕惠通、李家耀等三江同乡与美术界人士，均热心赞助。

林清霓为黄君璧门人，初次见面是在白云堂，二次在中山堂画展时，三次会面在新加坡艺坛为我离星岛送行，四次是我到槟城，他正在槟城画展场对客写牡丹。今乃为第五次见面。其时他已落户台北三年，好不容易办到赴美护照，因缺旅费，未能起程，而护照五天后便到期。想办延期，无人可托，甚是烦闷。我将其护照寄给泰国曼谷符先生，请他帮忙，不数日，护照寄来，获得延期一年。并附来信说，要请一位友人作保，奔波为劳，他正在筹组一个公司，

经费困难，要借五百元。我把护照给了林清霓兄，并未给他看符先生来信，即由邮局汇去泰币五百元。符先生回信说，需款是新加坡币，务请帮助。我想，他已替我朋友做了事，我也应该帮助他，如数汇出。此后我去信迄未得复，二年后闻符先生已谢世。及我七十三岁去美国旧金山，林兄亦已于两年前谢世矣。

我从吉隆坡回星洲，再坐轮船回曼谷，大约是七八月，上了岸，才知曼谷政变已换了国务总理，我又去合艾举行一次画展。

闻西贡侨领云昌镑已在寮国(老挝)，我便去永珍(万象)访问，并举行画展，在一所华侨中学。

由永珍回曼谷，住海南华侨符先生家中。夜间蚊虫特多，我在床中看看画报杂志便睡着。小窗未关，身上盖着毛毡，而双手放在毡外，曼谷白天甚热，我臂上已生了痱子，可是那一夜睡至午夜三时醒来，双手冻僵，不得动弹。稍后左手方能活动，把右手放进毛毡内，天明起身，右手奇酸，不能下垂，要手肘弯上一些才舒适。手掌手指不能碰着玻璃钢器及握电话机听电话，如握，又痛又酸。本要找针灸打针，一时中文报刊上也寻不着。符先生说，你三数天即回香港了，到香港再医吧。乃再忍痛刻了三方牙章，离开曼谷。

回到香港，住在张碧寒兄府上。先请杨翰西四公子及一位女师诊治，均无效。碧寒兄乃介见中医师梁劲予，说明受冷及酸痛难忍病情。他在手臂敷药，手背及指，既针且灸，一月方愈。复在香港万宜大楼举行一次画展，钱穆博士且为写了序言。其时已由张府移居九龙王植波兄府上，一周后迁到马少荃兄公馆，即在香港过农历年。

1958年 戊戌 57岁

张碧寒兄，其时任新亚书院美术系山水教授。抽象画家赵无极自法到港举行画展，新亚曾招待他，我曾参与盛事。那天画家穿着一件

青布长袍。抽象画风初次到达香港,据说有一幅画,只有白纸一张,问其原因,说是一片草坪,来了一只牛,把草吃尽了,牛也跑了,只存白白的一幅白纸。

我回到台北已是农历元月下旬,屈指一算,出门二十七个月,此是第一次出远门,可称备尝艰辛。

是年秋,作归国后画展。梅花、果蔬、藤萝外,加上山水二十五件,十件是个人作品,十五件是与台北名家合作作品,如马寿华、郑曼青、刘延涛、陈定山等,与张穀年合作多一些。在春晖堂装裱时,艺坛已在谈论我这转入山水画的问题了,好多人疑心我的山水是请人代笔画的。傅申其时尚未出国,我曾住在台北云和街,他常来万石楼,力排众议。他说:“我常去陶先生家,也常看到陶先生画梅花和山水,台北有哪一位笔墨画风,像陶先生一样呢?”刘延涛先生也是赞成的一位。其议方息。

初冬,晨起梳发,左手不能高举按发。奚南薰中医陪赴访西医朱先生,他说是六十肩,忌食猪牛鸡鸭内脏,能自愈。晤虞君质,他先我患此病。酸痛难忍,乘公车或在太光滑地板行走,遇紧急刹车或撞仆,更肿痛不可当。张穀年、侯铭恩也患同病,一度都曾用扳火管治疗。后经修养斋、吴惠平二医打针无次数,至五十九岁方愈。

1959年 己亥 58岁

因患左臂风湿,南部较热,比较相宜,乃作高屏之游。又作高雄画展,与王廷钦、王宗岳、王瑞琮、颜小仙、陈子波、沈风人、许寸金、周介夫、陈瞻园、陈福荫皆订交。住屏东糖厂之植物研究所达二阅月,并作高雄市、凤山镇、屏东画展。

1960年 庚子 59岁

左臂风湿,亦称五十肩,今秋已逐步痊愈。在台南作画展。

1961年 辛丑 60岁

中国书法学会成立,于右公发表演讲,王

云五致贺辞,马寿华选为理事长,李超哉理事兼总干事,余膺选理事。

1962年 壬寅 61岁

壬寅画会,首次画展于台北市之省立博物馆举行,会员十四人,黄君璧、陶寿伯、叶公超、朱云、高逸鸿、陈子和、傅狷夫、姚梦谷、余伟、吴詠香、季康、陈隽甫、邵幼轩、林中行等,轰动一时。

强淑萍举行兰花画展于中山堂,作品八十件。于右公、张默君、莫德惠、黄杰、陈定山、丁治磐、李超哉均为题词。马寿华、黄君璧、张穀年、傅狷夫、陈隽甫、邵幼轩,及其师高逸鸿均为题补,观者如潮,颇获佳评。

1963年 癸卯 62岁

强淑萍兰花,陶寿伯金石联合展出于台中市及高雄市。

1964年 甲辰 63岁

陶寿伯、强淑萍联合展览于嘉义市举行。

1965年 乙巳 64岁

陶寿伯、陶凤若父女书画联展在中山堂举办。

长男龙若服兵役满,赴美深造,前往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获物理系全额奖学金。女凤若毕业于铭传女子专科会计统计系。

1966年 丙午 65岁

父女联展首展于香港,苏浙同乡会理事长徐季良主持开幕典礼,丁能照、王剑伟、张楠昌热烈赞助。

陶寿伯、陶凤若父女书画联展展于新加坡。

父女联展于吉隆坡。

父女联展于檳城。

1967年 丁未 66岁

父女联展于怡保,淑萍兰花附展。

父女联展于马来西亚沙撈越之古晋。

父女联展于马来西亚之亚庇。

父女联展于马来西亚之山打根。

父女联展于马来西亚之斗湖。

父女联展于马来西亚之仙本那。

父女联展于泰国之曼谷。

女凤若与陈天锡在香港订婚。

与淑萍、凤若书画联展于东京。

陈天锡与凤若在香港结婚，徐季良福证婚。

1968年 戊申 67岁

十月外孙陈述万出世。

1969年 己酉 68岁

办个人画展于香港大会堂。

1970年 庚戌 69岁

办个人画展于台北。

办个人画展于高雄。

办个人画展于屏东。

二月次外孙陈绍万出世。

1971年 辛亥 70岁

办个人画展于马来西亚之檳城。

办个人画展于马来西亚之怡保。

1972年 壬子 71岁

在台中与妻淑萍、子豹若办联展。

在高雄办画展。

在花莲办画展。

1973年 癸丑 72岁

在台东与淑萍、豹若办联展。

在花莲办画展。

次子陶豹若与石秋琴在香港结婚。

1974年 甲寅 73岁

往美国旧金山办画展。后在纽约圣若望大学办画展，住宿在王纪迁家中，主人房让我和淑萍住，实在过意不去。

同年，孙陶祺在美国出世。

1975年 乙卯 74岁

办画展于星洲。

办画展于马来西亚之吉隆坡。

办画展于马来西亚之怡保。

办夫妇联展于马来西亚之檳城。

孙陶逸骏在香港出世。

1976年 丙辰 75岁

在台中举办画展。

在台北举办画展。

1977年 丁巳 76岁

万石楼同门书画联展在国军文艺中心举行。

与韩清濂在嘉义办联展。

在高雄办书画展。

在屏东办书画展。

1978年 戊午 77岁

在新加坡办书画展。

在马来西亚之怡保办书画展。

在马来西亚之吉隆坡办书画展。

1979年 己未 78岁

在台北办书画展。

在香港大会堂办书画展。

1980年 庚申 79岁

在日本东京办书画展。

在日本名古屋办书画展。

1981年 辛酉 80岁

随中广、国家文艺基金会、中视所组之文化服务团访问金门。

在台北新公园省立博物馆办书画展。

在新加坡办书画展。

在香港办书画展。

1982年 壬戌 81岁

农历十二月十二日八十双寿，子女设筵于台北泰丰楼，宾客达数百人。

1983年 癸亥 82岁

在台北办书画展。

随中广、国家基金会、中视公司所组之文化服务团访问花莲、台东。

在香港办书画展。

1984年 甲子 83岁

在日本东京办书画展。

在台北办书画展。

在高雄办书画展。

1985 年 乙丑 84 岁

在韩国汉城办书画展。

举办万石楼师生书画联展。

刻印一方赠中国第一太空人王赣俊博士。

《陶寿伯书画集》出版。

1986 年 丙寅 85 岁

三月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办书画展。

1987 年 丁卯 86 岁

在台北华视艺术中心办画展。

1988 年 戊辰 87 岁

赴美探亲。

同年十月与夫人淑萍第一次回大陆探亲访友,拜望沙孟海、徐邦达、钱松喆、郑逸梅、陈巨来等友人。在沪与 40 年未见之老友相聚,吴青霞在新亚酒店设宴。由亲友陪同游览北京长城。

1989 年 己巳 88 岁

三月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办画展。

1990 年 庚午 89 岁

5 月 5 日接受台北华视“今天节目”主持人宋铭采访,关于“长生之道”。

1991 年 辛未 90 岁

与夫人淑萍、女儿凤若应无锡旅台同乡会之邀,在家乡江南大学科技馆举办“陶寿伯书画篆刻展”,并收无锡张真之为万石楼门下关门弟子。

4 月 16 日至 22 日,在上海朵云轩举办“陶寿伯书画篆刻展”,与谢稚柳、吴青霞、叶露园等老友相聚甚欢。

1992 年 壬申 91 岁

在香港与王己千父女见面,凤若在北角学园作东小聚。

1996 年 丙子 95 岁

5 月 10 日佛光山星云法师给我颁发功德证。

6 月 24 日签约购买无锡公墓(台北)寿穴,位于山峡镇,风景优美前后看过三次,非常满意,7 月 20 日完工。

1997 年 丁丑 96 岁

3 月 10 日午时,逝世于台北中心诊所,享年 96 岁。3 月 22 日安葬于无锡公墓。4 月 4 日在台北济南路一段 44 号华严莲社安放陶氏祖先莲花位。

1998 年 戊寅

《陶寿伯篆刻》由大弟子苗勃然编印,傅狷夫题签,梁乃予协助勘校。

1999 年 己卯

万石楼同门展在中正纪念堂怀恩艺廊举办。

2000 年 庚辰

高雄市立美术馆购藏陶寿伯梅花作品一件,1961 年作,高 136 厘米,宽 69 厘米。

2004 年 甲申

陶夫人强淑萍移居上海。

2009 年 戊子

陶夫人强淑萍于 2 月 15 日在上海家中逝世,享年 97 岁。骨灰由龙若、凤若带回台北无锡公墓落葬。

2010 年 己丑

香港嘉艺拍卖行有限公司于 2 月 5 日至 27 日,在皇后大道中 184 号恒隆大厅六字楼举行“陶寿伯作品展”。

2014 年 癸巳

4 月 16 日陶龙若、陶凤若兄妹将陶寿伯篆刻印章三十六枚、书画作品三件捐赠给江苏省昆山市昆仑堂美术馆,捐赠仪式在昆山宾馆举行。捐赠仪式后陶凤若又将两幅大画捐赠给昆仑堂美术馆,一幅为陶寿伯所画苍松,一幅为陶寿伯与高逸鸿、陈隽甫、邵幼轩、李超哉、傅狷夫、季康、林中行诸友合作画松、竹、梅等,高逸鸿作题记,此画当时寄存在陶凤若上海堂兄王正夏家。

略谈欧阳询草书《千字文》残卷

□ 水赉佑

唐代书法大家欧阳询所书的《千字文》，人们所见到的大约有三种：即行书《千字文》、中楷《千字文》、小楷《千字文》。行书《千字文》墨迹，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内“渊”字为半字，避唐高祖讳。“谢稚柳：王跋真，欧字系钩摹本；杨仁凯：早年真迹。”^[1]徐邦达：“此本确有欧字规模，但笔墨凝滞，起笔及牵丝处都欠自然，细看乃是依本临写无疑。”^[2]宋黄伯思曾云：“世有欧阳率更行书《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为之者。”^[3]不知是否此卷。中楷《千字文》，张彦生云：“明刻《玉烟堂帖》，欧书中字本《千字文》楷书，是集字本，不佳。”^[4]小楷《千字文》，后有王澐、翁方纲、吴荣光、张廷济等人题跋。但其中“‘世’字既不避讳，而‘垢’误‘姤’，‘翟’误‘瞿’、误‘瞿’，‘祐’误‘佑’，不待验，自跋之谬陋而知其非率更。”^[5]至于道光廿三年（1843）八月，衡阳常氏潭印阁摹勒上石的小楷《千字文》，书法呆板，因此张伯英认为“正书《千字文》世传大小三本，皆非真迹。”^[6]

事实上，欧阳询还写有草书《千字文》（或称章草《千字文》）并传世。有关欧阳询草书《千字文》，历代文献记载甚少。宋代见于米芾《书史》，云：“吕夏卿子通直君有欧阳询草书《千文》，蔡襄跋为智永。通直出示余，欲跋，答以必

改评乃跋。君欣然，遂于古纸上跋正。通直君失其名字。”^[7]被蔡襄跋为智永草书《千文》，米芾明确指出应为欧阳询所书。

明代见于王世懋（1536—1583）《王奉常集》，他在《欧阳询千字文真迹卷跋》中云：“此《千字文》草圣，乃唐率更令欧阳询所书，进呈高宗皇帝者也。拾遗人来自京师，与《出师颂》、《竹山联句》等卷同一起来历，而此卷不知何故，独无卷尾纸轴，意其后必有‘宣和’、‘绍兴’印识与宋人评鹭，小人欲以其跋愚人，而取伪书弃之，故作此割裂耳。幸其后尚存半款云：弘文馆学士兼太子率更令臣欧阳询。称臣故知是进御之物，而卷中‘渊’、‘民’、‘治’三字皆作半书，为三帝讳，以是知进于高宗朝也。公时年八十馀矣。草法神妙圆劲，奕奕惊人，而中有数字稍似怪张，不见草诀与铁门限殊法，浅识少年辄欲妄置雌黄，不知公晚年踪心成匠，岂规规为邯郸步者耶。”^[8]

此卷存有疑点，云：“卷中‘渊’、‘民’、‘治’三字皆作半书，为三帝讳，以是知进于高宗朝也。”文中所指三帝，即唐高祖李渊（在位武德一年至八年，618—626），唐太宗李世民（在位贞观一年至二十三年，627—649），唐高宗李治（在位永徽一年至弘道一年，650—683）。而欧阳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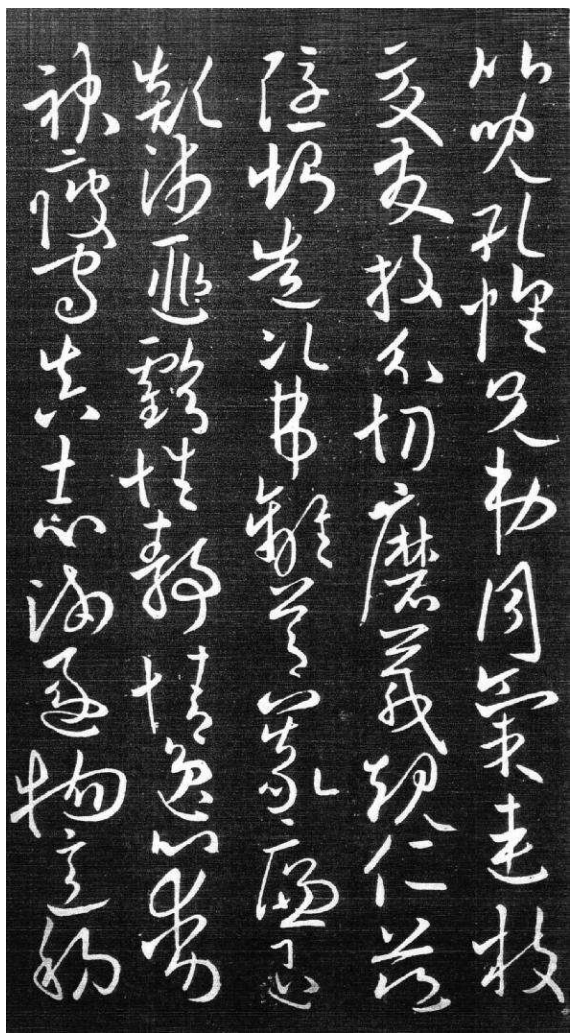
生于 557 年,卒于 641 年。卒时为唐太宗贞观十五年,离高宗 650 年即位相差九年,则怎么可能已死去九年的欧阳询,再以臣名写草书《千字文》,并避讳“治”字来呈唐高宗李治?据此可知,王世懋看到的真迹《千字文》,应属伪迹。

但在崇祯元年(1628),董其昌曾仿临欧阳询草书《千字文》宋拓本,其“款署:右唐率更令欧阳询草书《千文》,宋拓本也。尚有楷书《千文》,刻于学宫,亦得之金陵,其纸墨不及草书之精莹,余皆临之。戊辰四月晦,其昌。”^[9]可知,欧阳询草书《千字文》在唐、宋时曾入石,并有拓本传世。至于该刻石何时失传埋入土中不得而知。直到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至四十九年(1784)间才被重新发现。

沈亦然云:“潘松心应椿令丰润时,其城中盐肆改筑堵墙,于其下得两碑。松心酷嗜金石文字,闻而往观,一草书《千文》,一楷书《九歌》,并欧阳率更笔,字画尚完好,惟《千文》缺前半三百五十九字,盖别有一石也。搜掘其旁,卒无所得,遂舁置衙斋摹拓数百本,遍贻知交。后数年,余由南宫改令丰润,碑石已为松心载归歙县,急作书索其拓本。视之,楷书《九歌》,遒劲秀拔,欧书是当推第一;草书《千文》,信如旱龙兔兔之评,足令智永涕流,怀素北面。”^[10]

沈亦然(1745-1816)浙江仁和人。初名玉辉,字韞山,号梅村。乾隆三十三年(1768)举人,五十一年(1786)任丰润知县。潘应椿(松心)河北广宗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任怀来知县,乾隆四十四年(1779)任丰润知县。据《丰润县志》卷二云:“潘应椿乾隆四十四任,沈振鹏乾隆五十年任,沈亦然武林进士,乾隆五十一年任。”^[11]沈亦然接替丰润县令,与潘应椿离开丰润县令,中间只相隔沈振鹏任期一年。而草书《千文》拓本,是直接从潘应椿处索得,所以,其跋文内容可靠。

又,永理(1752-1823)云:“乾隆庚寅(三十五年,1770)知遵化州,潘应椿得信本二石于民



欧阳询 千字文残卷(局部)

间,一不全《九歌》真书,唯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河伯》、《山鬼》之全文,及《湘夫人》之前半章、《东君》之后半章,余俱失。一不全《千字》草书,自‘比儿’至末共六十五行,有周越跋尾,然则宋刻也。”^[12]

近现代涉及此帖的有:沈曾植《欧阳率更草书千文跋》,认为此拓本“疑南宫所见即此本”。^[13]张彦生《唐欧阳询书九歌小楷帖》(章草残《千字文》等)云:“残帖石于嘉庆廿三年(戊寅 1818)丁丑(1817)出土河北丰润县,后归叶志诰平安馆。有谓晋府刻,不定。后有周越刻石题字。一面刻欧书章草《千字文》,残存七十七行。此两面刻欧书残石,楷、草具备,可定真迹

上石。见初出土拓本有翁方纲为叶志诰跋云：‘嘉庆丁丑(1817)丰润出土，初拓首角完好。此刻石拓本为学欧书小楷最好资料，章草残《千字文》更佳。’”^[14]王壮弘《唐欧阳询书九歌千字文》云：“宋石刻本，不知何时埋入土中，清嘉庆廿三年(1818)河北丰润县重出。一面刻《九歌》小楷，一面刻章草《千字文》，皆欧书。重出土时石已残缺，《九歌》残存六歌，未有周越题记；《千字文》残存七十七行。”^[15]

综合上述史料，其中有四处记载不一致：

一、残石何时出土。

沈亦然：潘应椿令丰润时，即乾隆四十四年(1779)至四十九年(1784)间。

张伯英：乾隆丁酉(四十二年，1777)。

张彦生：嘉庆廿三年丁丑(嘉庆廿三年为戊寅，1818年，丁丑为廿二年，1817)。

王壮弘：嘉庆廿三年河北丰润县重出。

二、楷书《九歌》草书《千字文》残石，是二块碑石，还是同一石正反两面刻。

沈亦然：两石碑。

永理：潘应椿得信本二石于民间。

张彦生：此两面刻欧书残石。

王壮弘：一面刻《九歌》小楷，一面刻章草《千字文》。

三、《千字文》残石存几行。

沈亦然：缺前半三百五十九字。(每行10字，则存六十四行。)

永理：自“比儿”至末，共六十五行。

张彦生：残存七十七行。

王壮弘：《千字文》残存七十行。

四、周越跋文属《九歌》还是《千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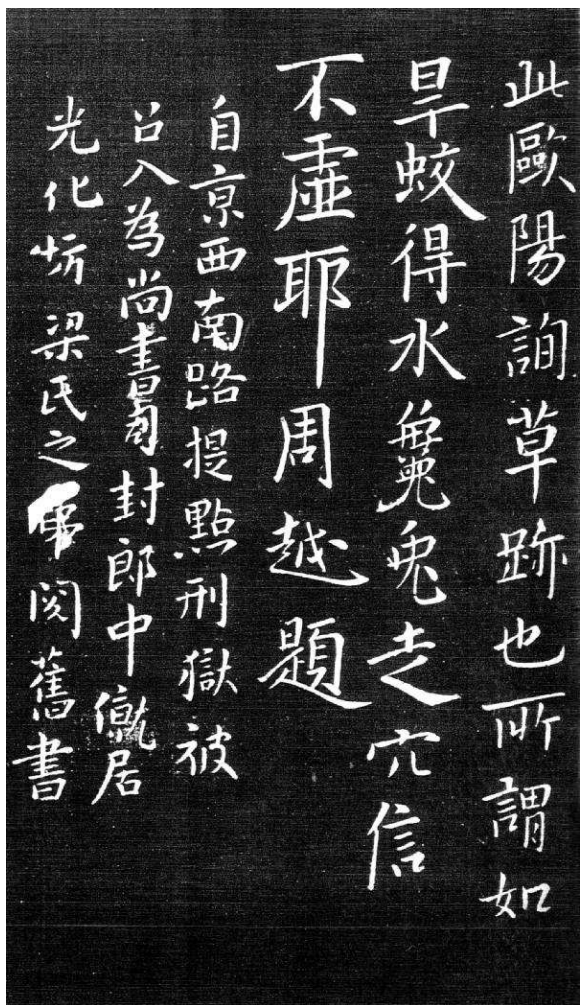
永理：《千字文》后有周越跋尾。

张伯英：《千字文》后有宋周越题。

张彦生：《九歌》后有周越刻石题字。

王壮弘：《九歌》残存六歌，未有周越题记。

其实，据文献及传世拓本图版，答案是清楚的：残石应在潘应椿任丰润县令期间(乾隆



周越跋欧阳询千字文残卷

四十四年至四十九年)出土；《九歌》、《千字文》似为二块碑石，不是一石两面刻；《千字文》残石存六十五行，另有跋文六行；周越跋文属《千字文》。

我所见到草书《千字文》图版有二种：一是中华书局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影印的《旧拓唐欧阳率更令正草九歌千字文》。《千字文》图版共13页，每页5行，每行10字，计65行650字(内缺“世”、“治”两字，实有648字)跋文1页，共6行。周越跋文云：“此欧阳询草迹也。所谓如旱蛟得水，龟兔走穴，信不虚耶。周越题。”书者未详跋文(残)云：“自京西南路提点刑狱被召入为尚书司封郎中，僦居光化坊梁氏之第，阅旧书。”此拓本为民国收藏家高多庐收藏，鉴定者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的丁仁。一是日本

《书苑》杂志三卷第十号、四卷第一号、第三号(1912-1913),共刊影12页计60行600字,(内缺“世”、“治”两字,实有598字)。此拓本为日本著名书法史论家中村不折“不秋草堂”所藏,原属清宗室岳琪“秋好轩”物。^[16]为罗纹纸淡拓。把两种影本进行比对,中华书局影本所据的拓本,比中村不折所藏拓本,损坏裂纹要少些。把影印本图版核《千字文》后,发现第17行第三字的空格为“世”字,以避唐太宗李世民讳,第30行只有九字,少刻第九字“治”字,以避唐高宗李治讳。我估计此草书《千文》,最初是在高宗朝后才刻石,故有意漏刻“世”、“治”两字。因缺前35行,极有可能“渊”字也避讳。

名冠“初唐四家”之首的欧阳询,是一位八体尽能、笔力险劲的书法大家。其篆体尤精,飞白冠绝;楷书戈戟森然,秀骨清相;隶书骨力挺拔,笔意不凡。至于草书,唐李嗣真云:“难与竞爽,如早蛟得水,兔兔走穴。笔势恨少,善于镌勒,及飞白诸势,如武库矛戟,雄剑森森。”^[17]张怀瓘云:“其草书迭宕流通,视之二王可为动色;然惊奇跳骏,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18]宋米芾云:“草圣乃暮年书,精彩动人。”^[19]

现传世的《千字文》残卷,是欧阳询唯一一件存世的草书作品。整卷蝉联起伏,凝结遒耸,草法俊峭秀丽,具晋韵唐风。其特点:

一、用笔谨缓简穆,朗润有致,把二王的圆笔与北碑的方笔相结合,转折自如,使其字更坚挺。

二、字形结体宽润,混入隶书笔法,取法章草简古质直的笔意,字体流畅妍美。

三、布白疏密适度,保留章草格局,字字独立,不相连绵,有行无列,使转摆荡,动静相兼。

所以,张伯英云:“若此则无待具名,其为欧笔,识者自应展卷可见,决非作伪者所能仿制,当与唐太宗《屏风》书、孙虔礼《书谱序》鼎足而立。其书有《屏风》之宕逸,而无其颓放;有《书谱》之清遒,而无其侧媚。不偏晋法,自具神骨,

乃唐人自成一家之草,他人所不能到。又在欧书中拔奇于真行之外,为其他欧书所不能到。率更草书久无论及之者,幸存此石,备具点画狼藉之妙,表而书之,足为学草者辟一新途径也。”^[20]

(作者为上海古籍出版社研究馆员)

注释:

[1]《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八册,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1页。

[2]《古书画过眼要录》,湖南美术出版社,1987年,第56页。

[3]《宋本东观余论》,《论虞书千文》,中华书局1988年,第151页。

[4][14]《善本碑帖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09页。

[5][6][20]《法帖提要》,《张伯英碑帖论稿·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75页。

[7][19]《书史》,百川学海本,民国十六年(1927)武进陶氏据宋咸淳本影印,第9页、第17页。

[8]《王奉常集》文部卷五十,明万历刻本,第16页。

[9]台北《故宫历代法书全集》,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24册。

[10]《五研斋文抄》卷六,清嘉庆间刻增修本,第14页。

[11]清·牛昶煦、郝增祐纂修,周晋堃续纂修《丰润县志》卷二,民国十年(1921)铅印本,第8页。

[12]《论晋斋集》卷八,《欧阳率更二帖跋》,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第23页。

[13]《海日楼札丛》(外一种),《海日楼题跋》卷二,中华书局1962年,第94页。

[15]《帖学举要》(修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第231页。

[16]爱新觉罗·岳琪(1829-1891)字小琴,满洲镶蓝旗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曾历任张字口监督、少詹事、詹事、道政使,室名秋好轩。

[17]《书后品》,《法书要录》卷三,津逮秘书本,第46页。

[18]《书断》中,《法书要录》卷八,津逮秘书本,第133页。

文 彭 年 表 (二)

□ 刘东芹

1534年 嘉靖十三年 甲午 38岁

●仲春,从豫庵处借归《宣德鼎彝谱》,命画工临摹成册并撰后序。

序云:《宣德鼎彝谱》十六册,出自于忠肃公家。公于正统中为礼部祠曹郎,得之于司礼太监吴诚。诚于宣德间奉勅曾监督铸冶之事,当日兴工开冶,身亲目击其事,因与大宗伯吕公震、太常卿周公瑛彙著图谱进呈尚方,九重严密,世无传本,最为珍秘。此谱乃进呈之副本也。忠肃公官礼曹时,与司礼吴公为京邸比邻,莫逆交稔,得以有此。余与忠肃诸孙豫庵中翰,素称相知,往来契密,暇日偶以出示,因拜假归。乃命画工绘图敷采,装潢藏之笥中,以时展玩,得睹昭代典章文物之盛,非独以鼎彝为薰燎之?而忽视之也。倘有海内好事诸君子购得宣炉真者,当按图披视,梗概自明。余虽非博雅之流,恒喜茗碗薰炉,日与周旋,开册盘桓,抚图玩式,每致忘于寝食,因自哂痴癖多,难免达人之嗤矣。然此册列序颇详,应与《博古图》、《考古图》诸书共垂不朽也。嘉靖甲午岁仲春上浣,吴郡文彭书于玉磬山房。(吕震等撰《宣德鼎彝谱》,《丛书集成新编》第50册,第61页。)

●十月十日,跋米芾《米南宫草书画山水歌并绝句》:米海岳风度高朗,神情舒畅,故下

笔便与人不同。或言其书自沈传师来,晚学李北海。尝观名言画史,则其于古人书盖未尝不学,然每以不及古人为言,或曰真者在,前,气焰烁人;或曰若见真迹,惭愧杀人,惟其不自满假,所以书入能品。今观此卷,出入颜平原,无一笔北海,则此老胸中块磊未易窥测也。卷中书画山水歌后绝句一首寄汉中王,皆子美诗,想随所记忆而书者。内有御府瓢印及群玉中秘等印,曾入金章宗赏鉴,后有赵魏公印,曾入松雪斋,在本朝则袁中彻家物也。今归溪阳史君矣。史君好古博雅,诚得所矣,其永宝之。嘉靖甲午十月十日长洲文彭敬跋。(吴升《大观录》卷十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66册,第614页。)

1535年 嘉靖十四年 乙未 39岁

●夏日,作《飞鸿》白文印,边款:嘉靖十四年夏日篆,长洲文彭。(顾湘辑《名印传真》卷一,海虞顾氏清道光八年[1828]钤印本。)

●八月,刻《鸳鸯》椭圆朱文借边印。边款:愿做鸳鸯不羡仙,乙未桂月,雁门文彭。(黄裳铭《篆刻年历》,台北:真微书屋出版,2001年。)

●十一月长至日,邀彭年为其所藏《王宠真行草书册》作跋,纸本,十册,折装。

彭年跋:雅宜先生书法入神,其小楷尤为

难得,娟娟妍逸,真如插花美人舞笑镜台,河洛少年翩翩裘马,如读陶彭泽诗,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平生所书,若《虚琴馆赋》、《子畏墓铭》、《石湖草堂》,皆为一时称传,如右军《曹娥》、《黄庭》,恐难多遘。兹阅所书临摹古体诸作十帧,点画精工,证入晋人三昧,即欧、虞楷书,未易比胜,矧其下者乎?雅宜怀尚夷旷,志寄高远,故其濡染,晦暖斐亶,极有标会,能令观者洒然以喜。三桥什袭秘藏,一日出示属题,漫书此以附不朽云。嘉靖乙未冬十一月长至日彭年。

按:此跋前有文彭跋,未署年月,当应在此年前不久。跋曰:趋庭时,家君每称述履吉先生翰墨精美,结构圆熟,楷法深得永兴遗意,尤为世所推重。予亦最爱之,相乞无已,兹成十册,乃其生平用意之作,此系雅翁一时神来,拈毫托素,如渔郎偶入桃源,景色殊胜。使之再入,不可复得矣!因装成什袭,名为‘书巢’云尔。三桥文彭识。(《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二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77册,第667页。)

●十一月,文徵明撰《墨说》赠新安墨人吴楚。此见《文徵明年谱》第473页。另,文彭亦有诗相赠吴氏,文彭《博士诗集》有《徽州吴君得妙法制墨赋诗赠之》:新安松枝烧不绝,红霞碧焰相纠结。收烟调捣三万杵,练作玄霜乌玉玦。设来几案对端侯,云浮烟散光澄澈。落纸三年不昏暗,一点霜纨漆无别。廷珪已矣潘穀死,此道只今谁得比。水晶宫客汪廷器,吴郎继之真二美。时时赠我两三丸,光黑异常心独喜。日日用之无间断,经岁方能半寸毁。黄金可得奈墨无,莫轻目前惟重耳。嗟余不欲磨世人,愿得一笑临池水。(文肇祉编《文氏五家集》卷七,四库全书本。)

●王穉登生,字伯穀、百穀。别号有半偈长者、半偈主人、青羊君、长生馆主、玉遮山人等。

1536年 嘉靖十五年 丙申 40岁

●春日,作《一日闲为我福》白文印,款云:

嘉靖丙申春日篆,文彭。(顾湘辑《名印传真》卷一,海虞顾氏清道光八年[1828]钤印本。)

●三月十七日,作《五湖游侠》印,边款:嘉靖丙申三月十有七日篆,长洲文彭。(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清道光三十年[1850]顾氏小石山房刻钤印本。)

●四月,题沈周画《西山雨观》:石田作云山,真造二米,余尝见其《大姚村图》,几不能辨烟云有无,顷刻变幻,岂易能哉?子寅酷爱此卷,以其空蒙杳霭有无穷意态,真知画者也。余同子寅亦同此趣,敬题而归之。丙申孟夏,文彭。(《钦定石渠宝笈续编》宁寿宫藏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073册,第146页。)

●四月二十日,伯父文徵静卒。

●六月二十二日,许鏜卒。

●文徵明此年八月七日致石亭先生一札云:“儿子归自金陵,得手书,篇翰累纸”。不知“儿子”是指文彭抑或文嘉?信中亦提及许鏜卒亡一事,按古人惯例“儿子”如去吊唁,恐长子文彭可能性较大。(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明代尺牍·第一册》,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第237页。)

●九月在锡山,见此年十一月致华云札。

●十一月十八日,有致华云一札:彭顿首,书奉补庵尊兄先生侍史。九月奉别后倏已六旬,时序易改,如何如何。唐太平去曾有小简上读,计彻尊览。此间所委,皆已毕工,但简甫为大巡所差,节后方得到宅,不审吾兄更有所委否?先伯举殡之后却得请教左右也。龙泉回,颇悉动止,存叔乘鸾之庆,小子或得与宾筵之末。兹因笔生陆章甫行,便草草代申,相见在尔,临纸不能一一。章甫笔颇佳,非前日宪甫比,倘沐清目,则感自不浅也。馀惟加爱不宣。仲冬十八日灯下。文彭再拜。(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卷十三《文寿承尺牍册》,道光二十年刻本,第5页上。)

按:华云(1488-1560),无锡人,字从龙,号

补庵,少师事邵宝,又出王守仁门。嘉靖二十年进士,除户部主事。以严嵩擅政,遂乞归。所藏法书名画甚富。补庵乃华云自号也。有室名为“剑光阁”。文徵明多次为其作诗作画,与王宠、唐寅交游。

1537年 嘉靖十六年 丁酉 41岁

●二月一日,原配钱氏卒,后续娶继室杨氏。时次子元发尚幼,文徵明携以自随,与同卧起。

●七月十五日,文徵明与王穀祥、许初集福济观,为道士周以昂作《老子像》,文彭代笔作小楷《常清静经》、《老子列传》。(《文徵明年谱》488页。)

●此年,文徵明始刻《停云馆帖》十二卷,由文徵明鉴定,文彭、文嘉摹勒,温恕、章简甫、吴鼐刻石。从嘉靖十六年春正月始,历经十七年春三月、二十六年夏六月、二十七年秋七月、三十年冬十月、三十四年夏五月、三十五年春二月、三十九年夏四月数次摹勒、上石始成,前后时间长达二十四年。

原石后为赵宦光所藏,赵宦光《书家藏法帖贞珉后》云:“余家近藏停云馆法帖贞珉,乃文待诏先生为之冰鉴,国博、和州两先生为之手勒,温恕、吴鼐、章简甫三名人为之手刻。镂不计工,惟期满志;完不论日,第较精粗。凡此诸公每构真迹古搨,非弥月穷年不轻摹拓,最后止得一十二卷。特以待诏先生父子三人皆握翰墨,宗匠海内,以名迹观览者门无虚日,是以此帖遂得晋唐宋元我明剧迹咸萃于中。今有遣帖与之相角,无不纤微克肖,名公苦志,于此逮见。且多历年所,总计其时,则春秋阅尽二十又四,始克竣工。至若右军《黄庭》,尤三易石而就,首卷小字,则名公继起不易镌摹。且无论国朝名帖,舍之莫可比肩。即今溯观宋、元以来《淳化》、《大观》、《戏鱼》、《临江》等帖,俱已烟销,莫知何所。则此帖不珍,更何可珍?此帖不宝,更何可宝?而今而后,吾知法书至此,止矣!

无以加矣!即有精帖,必无良工;即有良工,必无精鉴。如是遇合,千古难遭,既遭名时,复获名帖,可弗宝诸!(赵宦光《寒山金石林部目》,转见容庚《丛帖目》第1册,第243页。)

1538年 嘉靖十七年 戊戌 42岁

●陆师道此年中进士,二人关系友善。文彭有一女适其次子士仁。赵用贤《五湖陆先生行状》:先生故所善二、三耆旧,王参议庭、彭秀才年、王太学宠、文博士彭,日相与扬榷今古,品藻泉石,每游赏则绘以为图……先生生子二,长士谦取袁氏提学副使袁尊尼女;次士仁娶文氏前博士公女。(赵用贤《松石斋集》卷十五,《四库禁毁书丛刊》第41册,第215页。)

1539年 嘉靖十八年 己亥 43岁

●七月八日,跋俞和书《黄庭经》:己亥七月八日,后学文彭焚香盥手敬观于友恭堂。

同日,文嘉又题:赵承旨得钟绍京《黄庭》,用笔渐实。俞紫芝亲游赵公之门,宜其此作与他书不同也。嘉靖己亥七月八日文嘉题。(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97页。)

●伯母姚氏卒,其子伯仁,寻卜居金陵,游都门,以书画自给。

●书文徵明撰《太学孙君墓志铭》。(黄尝铭《篆刻年历》,台北:真微书屋出版,2001年。)

●此年,在沈与文有竹居见宋尤袤刊本《山海经》,作题记。(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207页。)

1540年 嘉靖十九年 庚子 44岁

●三月八日,有致存叔尊兄札:

别来忽复数月,尘冗匆匆,殊无好怀。适得书,如见颜色,极慰鄙情也。扇已画毕,但诸公诗尚未得就绪耳。今且奉览,幸即随人发至,当遍求以复命。二纸领下,得请即纳也。印色二函,若将就者即须三钱,绝佳者非六钱不可,幸示下,随当办上。宗主有消息不惜见报,承惠里袜,领次皇恐,服之当步步思君也。一笑一笑。

迎顺还草草奉复,不能一一。庚子三月八日彭顿首。存叔尊兄学士。(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卷十三《文寿承尺牋册》,道光二十年刻本,第6页。)

●三月十七日,再致存叔一札:

前日小僮回得,手教已知悉,但‘芝兰’是家君亲笔,何乃有疑耶?印色送上,可谓佳矣!幸入。艾色用时须用眉掠挑转,方得殷红,不然朱重油清,未免有浮坠之弊,乞知之。闻日来立七贤祠作课,如此用功,大捷有日。如区区辈碌碌过日,将何以应有司之求哉。人便草草,尚容再悉不备。庚子三月十七日彭拜,存叔尊兄执事。(张大镛《自怡悦斋书画录》卷十三《文寿承尺牋册》,道光二十年刻本,第5页上。)

按:华存叔,无锡人,王世贞《弇州四部稿》中有多首赠诗及书信。

●仲春,游湖州道场山,饮归云庵,赋诗。(黄尝铭《篆刻年历》。)

●十月十九日,与文嘉、周天球、彭年、陆芝等雅集蔡叔品药圃山房。并作《药草山房》引首隶书,文彭作五言先成,题于卷端。此图为文嘉、朱朗、钱穀合作。文嘉《药圃山房记》题识云:嘉靖庚子十月十九,周公暇过余斋中,适久晴得微雨,且昨辱蔡叔品邀为药圃山房之会,遂与寿承诸君、子朗冒雨同往。比至,雨霁月出,于是钱子叔宝、彭子孔嘉偕沈禹文亦至,诸公高兴逸发,见纸上素卷,嘉与叔宝、子朗合作横轴,孔嘉忽吟二句“画史争图药圃花,山人倒写岩闲树”,八人欲为之连句,不成。因各韵赋诗。是日,胡绍之期不至,石民望已先在坐,补水仙石在旁,陆紫芝将为之记,因书此先驰云,休承识。

彭得齐字曰:对酒检细题,烟云过眼迷。朝瞰名花艳,夜月药苗齐。举世悲泥醉,谁人得马蹄。可怜修竹里,白日听莺啼。偶余诗先成,遂书卷端,非敢先人也。彭记。

蔡经冥举后,仙迹百年降。壶里长房宅,岩

前玉女窗。药苗分五岳,茅春贡三江。愧我沉酣客,忘归倒玉缸。彭年第二成。

幼霞今隐士,药草有精庐。窗阁诗人笔,门停长者车。笼内物无弃,樽中酒不虚。云山吾欲往,采掇近何如。文嘉休承第三成。

西山落日暮云无,药草经冬雨未枯。酒泼棋枰间负局,烛笼帘幕代悬壶。许身欲比三年艾,折臂能医九节蒲。座上列仙非潦倒,海天云峤性情孤。陆芝第四成。

高居隐修竹,芳墅引香风。菊种南山近,杯深北海同。月临元圃外,人在玉壶中。烂醉吟名药,天台忆阮公。沈大谟得中字第5成。

丛篁开石径,百药敞山斋。待月宜文酒,临风动好怀。韩康高节并,梅福素心偕。茂陵子病渴,期尔卧苍厓。第六咏予得斋字,叹不可和,聊识此,周天球。

文酒醉佳宴,为欢思欲迷。青囊谈秘诀,白石长灵芝。种杏开畦日,疏泉喜药时。偶来留竹径,把盏夕阳迟。第七成石岳。

新冬物候催,佳宴草堂共。开饱青精饭,同倾黄菊杯。青烟横竹径,素月上松台。药园浑不醉,归路独徘徊。钱穀第八成。

此夜二仙岛,何如访葛洪。月穿松径白,花倚药阑红。秉烛难为别,题诗惜未工。挥毫谢诸彦,潦倒一樽同。朱朗殿成。

(以上见吴升《大观录》卷十九,亦见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二十一以及《红豆树馆书画记》卷二。)

此年,作“持璧修己”印,边款:嘉靖庚子篆于悟言室。长洲文彭。(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清道光三十年[1850]顾氏小石山房刻铃印本。)

1541年 嘉靖二十年 辛丑 45岁

●正月三日,蔡羽卒。

●秋,刻《自顾为人浅》印,边款:嘉靖辛丑秋日,三桥。(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又见嘉德2003秋季拍卖会图录。)

●冬，题文伯仁画梅。（黄尝铭《篆刻年历》。）

1542年 嘉靖二十一年 壬寅 46岁

●作楷书《倪云林墓志铭》于仇英《摹元倪瓒画像》后：倪云林姓倪氏，讳瓒，字符镇，所居号云林，因号云林生。其家常州，无锡富家，至正初兵未动，鬻其家田产，不事富家事，事作诗人，窃笑其为。兵动，诸富家剽剥废田产，人始赏其有见。性好洁，盥颔易水数十次，冠服着时数十次振拂，斋阁前树石尝洗拭，见俗士避去如恐浼。从王文友读书，文友死，敛葬不计所费，一如其所亲。交张伯雨，伯雨至其家，会鬻田产，得钱百千缗，念伯雨老不可再至，推与不留一缗。盛年诗名在馆阁，晚当至正末，漂流中作诗，益自喜其作诗，信口率与唐诗人语合。年若干，葬江阴习里，卒后人请其诗，散逸无全藁。铭曰：捐所优，心何求，吁嗟乎其为！安所由，身何投，吁嗟乎其时！蠲所修，名何留，吁嗟乎其诗！嘉靖壬寅，后学文彭书。（《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二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077册，第603页。又见《西清札记》卷四。）

●四月，作隶书《千字文》，款识云：“壬寅四月朔，文彭书”。此册后与文徵明《篆书千字文》、彭年《楷书千字文》、陈淳《草书千字文》装订合册，为《明人四体千文》。（《石渠宝笈》卷二十八，四库全书本。）

●跋文徵明为周凤来所书小楷《心经》。（《文徵明年谱》，第528页。）

●秋九月，作《得一日闲为我福》印，边款：嘉靖壬寅秋九月，篆于玉兰堂，文彭。（顾湘纂《小石山房印苑》卷一。）

●是年，母吴氏卒。

1543年 嘉靖二十二年 癸卯 47岁

●题仇英《竹院逢修图》。（黄尝铭《篆刻年历》。）

●仲夏，跋《仇英画换茶图文徵明书心经合璧》：逸少书换鹅，东坡书易肉，皆成千载奇

谈。松雪以茶戏恭上人，而一时名公盛播歌咏，其风流雅韵，岂出昔贤下哉？然有其诗而失是经，于舜请家君为补之，遂成完物。癸卯仲夏，文彭谨题。（《钦定石渠宝笈续编》御书房藏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072册，第158页。）

●九月，题无锡华夏藏《淳化阁帖》，并拆去癸未（1523）年旧题。跋云：

淳化祖刻世绝其传久矣！惟有银锭痕者为真，世之所传，若谱系所载，不可尽见。其所见者，皆寻常不足道。淳熙之际，复摹入石，谓之《修内司帖》，盖以阁本不可复得也，况今世哉？中甫先得六卷，刻搨之工，世所罕见，其六、七卷中朱书评，皆苏长公笔，且有银锭痕可据，每叹其奇妙，谓他帖终不可续。二十年后，复得三卷，朱书印章悉出原本，莫不惊异神物终合。中甫宝爱不在于固《兰亭》之下，中甫视天下之物，举不足以移其所好，其所藏法书真迹，若《通天进帖》、颜书《朱巨川诰》、《刘中使帖》皆世之奇宝，余每造其真赏斋，必焚香盥手，尽出以阅，终日忘倦。盖余与中甫忝为书画友，每一见必各出所得所见，辄相较量，自谓不在海岳、仲永、巨济之下，所谓功名皆一戏，未觉负生平者也。今年癸卯秋九月，因阅此帖见癸未岁所题，忽忽二十余年，字弱语稚，因拆去而重题之。后学文彭敬书。（汪珂玉《珊瑚网》卷二十一，四库全书本。）

此跋前有陈道复跋：予与华中甫平生有书画之癖，而古帖尤所酷嗜。每从中甫求阅所藏，必首及此，盖刻搨之妙固不待言，而其聚散之迹又复奇异，当为华氏世宝也。庚子中秋，道复书于东沙草堂。

后有文嘉跋：茂苑文嘉鉴定为淳化阁帖祖刻真本，后三卷予得之，验其纸墨刻搨收藏印记，行间朱书评语，与中甫前六卷原是一帙。因以归中甫，如珠还合浦、剑入延平也。归后十五年，为嘉靖乙巳四月，再阅于真赏斋敬题其后。文嘉。

又,文彭曾藏有《淳化阁帖》残本,曾赠与张凤翼。张凤翼《跋淳化帖》:又数年,始得此帙,乃先大父所藏,而太史题字在焉。岁久,不无脱简,予复求得寿承丈残本,缀成完帖。其间燥湿巧拙,亦有如文敏所谓者,然亦皆旧刻,不失笔意者也。万历丁丑夏日,装潢既成,漫识本末,俾我后之人知所珍重云。(张凤翼《处实堂集》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353册,第358页。)

●子元发十五岁,通《春秋》,为博士弟子。日侍祖父文徵明左右,打理应酬,皆由元发任之。(《文徵明年谱》,第543页。)

●九月,草书旧作《游洞庭诗卷》。(黄尝铭《篆刻年历》。)

1544年 嘉靖二十三年 甲辰 48岁

●正月廿七日,有致王屋先生一札,彼时家居:久候过吴时必得一面,岂意不能暂住,耿耿。及见谢湖深道高情雅况,啧啧不已,方审动静安好,慰慰。适承佳贶,领次惶汗,贱子不久有上海之行,或可一造,以倾心素。人还,先此附复不次。甲辰正月廿七日,彭稽顙。王屋先生契兄侍史。(《钦定石渠宝笈三编》延春阁藏四〇〈元明书翰〉,《续修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588页。)

●三月望日,与文徵明、朱朗、周天球、彭年及三弟文台(字允承)至宜兴,游玉阳洞天等。彭年《海昌朱氏康肇簠斋帖跋》:甲辰三月之望,奉同衡山太史丈泊寿承、允承、子朗、公瑕游史燕峰、文选玉阳洞天,漫赋数诗,殊不能题目佳景也。隆池山樵彭年识。(《文徵明年谱》545页。)

●七月,在锡山。文嘉《致采葑教授札》中云:石刻远寄,感谢无已,《送行卷》诸公者俱就,唯愚兄弟及叔平、元复、元宾者未就耳。今又为家兄带至锡山,月半归,却得毕此一节公案也。家君日来手背疮发,未能近笔砚,有委,出月初乃可耳。使还附复,不宣。嘉顿首,采葑

教授尊兄。甲辰七月十三日。(《明贤墨迹》,商务印书馆,1933年铅印本。)

●八月,题文嘉《惠山图》。(《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上海博物馆藏品,北京,文物出版社,第3册,第110页。)

●十二月,至南京,为万表补文徵明画《竹林高士图》印章,并以徵明所书《上方山》诗赠之。西泠印社本《文衡山竹林高士图卷》万表跋云:此卷壬寅赴吴大阅衡翁所画赠者,当时未有款识,印章亦无。后两年,寿承来游白下,乞补印章,并以衡翁《游上方山》诗见赠,合装于后”。(《文徵明年谱》,第531页。)

按:万表(1498-1556),字民望,号鹿园,鄞县人。正德十五年武进士,以都指挥累官都督同知,金书南京都督府,才兼文武,号为儒将。

●此年十月二十一日,陈淳卒。

1545年 嘉靖二十四年 乙巳 49岁

●正月望后一日,跋陈淳草书千字文:复甫家藏杨凝式《起居法帖》,又藏米元章临《争座位帖》,故其书自有来历。然每以欹侧取妍,晚益有得。今人作书,惟喜墨浓,更不论字之好恶,惟复甫力排众议,见人磨墨太浓,往往搁笔不下,复甫真古人哉!此《千文》辛丑岁书于毘陵舟中,盖偶然欲书,得过庭之合者也。嘉靖乙巳正月望后一日为厄文题,三桥文彭。钤印文寿承氏,三桥居士。(《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藏七〈陈淳书千字文〉,《续修四库全书》第1070册,第39页。)

●春日,为海陵顾氏作《顾太夫人百岁诗册》,文徵明作序,文嘉、文台、朱朗、周天球等二十一人分别作诗作画,文彭作五言贺诗。(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520页。)

●四月二十二日,跋李建中《千文卷》:嘉靖二十四年乙巳四月廿又二日,后学文彭焚香盥手,敬观西台《千文》于周于舜六观堂之南轩。(吴升《大观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

1066册,第302页。此跋前有文徵明长跋。)

●四月,书《兰亭记》扇。(《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北京,文物出版社,第3册,第104页。)

●正月十三日,文徵明与彭年、周天球去无锡华云处。

●草书旧作《游洞庭诗卷》。(黄裳铭《篆刻年历》。)

●此年跋《王履吉书倪云林赠徐良夫耕渔轩诸诗卷》:云林先生散千金之产流寓吴中,而性高亢不屑与俗人交,所至之家必有词翰寄兴。此卷则为徐良夫所作,余尝见良夫《耕渔轩卷》,图书题咏皆极一时之盛,而独无云林,岂别有一卷耶?此卷为雅宜所书,时正德庚辰,寓读治平,余亦同事笔砚,计今嘉靖乙巳已二十有六年,而雅宜下世已十三年矣!抚卷不觉为之惘然。雁门文彭题。(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71页。)

1546年 嘉靖二十五年 丙午 50岁

●四月,与父文徵明及吴中名士许初、彭年、周天球、文嘉、钱穀、张凤翼等数十人作诗书画册赠沈大漠奉使还朝。沈大漠,字禹文,初官太常簿,继参两督府。见《文徵明年谱》第565页。

王世贞《弇州续稿》中记载甚详:此册前有“壮游鸣盛”四字,为许初元复玉筋篆。画凡十有六帧,皆绢素,文待诏徵仲五,仇英实父二,陆治叔平一,陆师道子傅一,谢时臣思忠二,文嘉休承一,钱穀叔宝二,陈括子正二。其副叶则宋经笺,各有唐诗一联,皆待诏书,书体兼真、行、草、篆、隶古法,有《峰山》、《受禅》、二王、渤海、鲁郡、怀素、眉山、双井、襄阳,翩翩鸾翥凤舞。画则全仿诗意为之,俱秀逸有深致,而文、仇尤自超著,不让马、李。叙文二,则周天球公瑕、彭年孔嘉所撰。楚楚小楷,孔嘉尤更精绝。诗十有二,则子傅及其弟安道、陆粲浚明、顾奉、金用、徐伯虬、许闰、张凤翼、休承、元复、叔平、文伯仁、顾云龙、皇甫昉、子循各又分古诗

语题之。虽河梁之美,少输前哲,而临池之迹,独擅一时。(内伯虬故廸功昌穀子也,浚明不能工书,又不好作近体,然代者大是佳手,金用不办此十指,考其笔踪,殆是妇作用妇规摩,履吉声名大噪,或谓出蓝)后又有王穀祥禄之及陆芝二章,则皆赠别之什,而诗题之阙者二矣。册为沈大漠禹文北上谒选作,禹文翩翩佳公子,时方盛年,善词翰。裘马醪肉,问遗文士不约,故于其行也,合吴中名笔出所长以赠之。禹文得太常簿、参两督府、迁肇庆守,竟以好客,故产尽削,寄死为若敖之馁久矣。余偶得此册,念与禹文同时者俞仲蔚、刘子威,因各乞一诗以补二题之阙。不两日,仲蔚物故,余乃为足成之,所谓柳条花气联也。偶有钱生者,叔宝子,来,摩挲久之,曰:此二诗吾犹见之,即待诏及其子彭也。画尚有待诏一帧,今以休承一帧代之,其叔宝一帧亦续补,盖有窃而杂入他册者故也。此册中人仅有一二存,欲归之沈氏,则已无守者,因识而藏之。异日别录一通,焚禹文墓,所以薄酹侑可也。(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百七十《送沈禹文画册》,四库全书本。)

四月既望,跋仇英为项元汴作《清明上河图》。

仇英《清明上河图》文彭跋云:实父临摹精绝,为当代名家,穷神尽力经三岁而后成,较之前卷未可伯仲,而精彩欲过之,孰谓时代不相及哉,当与珍本并垂不朽云。嘉靖二十五年岁在丙午夏四月既望,雁门文彭。(金瑗《十百斋书画录》午集,《故宫珍本丛刊》子部第461册,海口,海南出版社。)

按,此卷徐邦达《古书画伪讹考辨》二九,认为此卷乃伪作(至少文彭题跋是伪添)。但学界似未有定论。如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一件仇英《清明上河图卷》,杨仁恺先生与徐邦达先生就持不同意见。

1547年 嘉靖二十六年 丁未 51岁

●元夕,父文徵明约陆师道于上元夜燕

集,有王守、王穀祥、陆治等,文彭陪侍。陆治作《元夜讌集图》。文彭复陆师道一札云:“向夜简率,殊愧。忽承高篇见遗,捧诵再三,不容不倾艳也。涵峰、西室皆有和篇,却当集成一卷,以记一时之胜,不识以为如何?彭顿首,复元洲学士。”(《中国美术全集》明绘画卷《陆治元夜讌集图》,《文徵明年谱》,第572页。)

●春日,集于陆师道嘉树堂,与彭年、许初、文嘉、周天球等人共观周昉《戏婴图》。原画跋云:嘉靖丁未春日集于仪部陆子傅嘉树堂中,出此卷同阅,因识此,荣观胜会如左,王吏部禄之、袁孝廉鲁望、王中舍子永、袁太学当之、王太医国光、许文学元复、彭徵士孔嘉、文文学寿承伯仲。周天球书。(吴升《大观录》卷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066册,第577页。)

陆师道(1510-1573),字子傅,号元洲。更号五湖。长洲人,约生于明武宗正德五年,约卒于明神宗万历元年,年六十四岁。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为礼部主事。以养母告归。游文徵明之门,称弟子。家居十四年乃复起。累官尚宝少卿。师道善诗文,工书画。人称文徵明四绝不减赵孟頫,而师道并得其传。著有《五湖集》等传于世。

●二月,文徵明至无锡华云绿筠窝,为补完前书小楷《文赋》。(《文徵明年谱》,第572页。)

●春,为包同芳作姓名印,印文:包同芳字止馨。边款:嘉靖丁未春日篆,文彭。正方朱文印。钱君匋跋刻边款。(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07春季艺术品拍卖会图录。)

●九月间,为王穀祥行书《千字文》作跋:禄之书极喜规矩,故无一笔狂纵之态,此《千字文》尤其谨饬者,学者由此,则点画岂复有差讹哉?文彭题。

此跋后有文嘉题:王西室少与予同学书于枝山先生,后乃弃去,专意赵文敏公。此卷笔力沉实,正其用意之作也。丁未九月偶观,因题其

后,不独见西室之能自立,抑且见予之不进耳。茂苑文嘉。

按,此卷前有许初题“西室千文”四字,为王穀祥作于嘉靖辛丑正月廿又三日,行书。文彭跋前有周天球、顾云龙分别于丁未八月望日和八月廿四日二跋,文嘉跋接文彭后,故系于此年。(孔广陶《岳雪楼书画录》卷五《明王西室行书千文真迹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085册,第139页。)

●秋,为唐顺之(荆川)刻《琴罢倚松玩鹤》正方朱文印,边款:“余与荆川先生善,先生别业有古松一株,畜二鹤于内,公馀之暇,每与余啸傲其间,抚琴玩鹤,洵可乐也。余既感先生之意,因检匣中旧石篆其事于上,以赠先生,庶境与石而俱传也,时嘉靖丁未秋,三桥彭识于松鹤斋中。”原印今藏西泠印社。

●此年,在苏州陪项元汴购得吴门王氏所藏《刘松年仙山楼阁图》,并隶书跋诗一首:“九里窗南晓色晴,铜峰挺出步苍冥。茏葱万木浮岚象,突兀群山拱坠形。雨濯芙蓉添紫翠,云开图画见丹青。东风帘幔层楼上,相对何妨倒玉瓶。三桥文彭题于悟言室。”后有文嘉跋云:嘉靖戊申得观于樵李项氏天籁阁,子京语余曰:此前岁从吴门王氏获见之,因出重货,挽令兄寿承同往购之,诚生平鉴赏之冠。(邵松年《澄兰室古缘萃录》卷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25页。)

1548年 嘉靖二十七年 戊申 52岁

●十一月十四日,题侯懋功《清荫阁图卷》:孙侯赐第吴邑东,华堂虚敞生清风。朱阑绣幕看不足,别开小阁居其中。小阁逶迤曲曲通,窗前一树青梧桐。亭亭孤干下威凤,双双紫燕窥帘栊。清樽座上客常满,雄谈霏雪呈雕龙。岂无勋业绳祖武,自爱大雅多春容。岂无韬略匹俦辈,所志不在狄与戎。平生自有清秘癖,昂藏独立羞雷同。眼前万事不足数,欲遗王屋追愚公。世人嗤君迂且庸,何为不为横与纵。君言



陈淳 合欢葵图卷(局部) 纸本设色 23.5×76.9cm 故宫博物院藏

世人智而通，胡为咄咄徒书空。横琴在膝月在牖，何必执戟随扬雄。相如逸才命运穷，著书不得从东封。焚香独坐对几案，萧杀燕然勒石功。戊申仲冬十四日文彭第二和。(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二十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224页。)

●十二月过袁尚之玉韵斋，以隶书重题陈淳《合欢葵》：昔见并头莲，今见合欢葵。安得如花人，同倾合口卮，彭又赋。作此诗时年尚壮，故多稚语，及今二十五年，气衰志弱，当咏其凋落中清姿与石火泡影同观矣。戊申十有二月偶过尚之玉韵斋，再题以记岁月。文彭。(《乾坤清气——故宫上博青藤白阳书画特展》，2006年，第51页。)

●此年作行书轴。(周新月《文彭年表》，《中国篆刻》总第12期，1991年9月，第16页。)

●此年作草书《石湖诗》。(黄裳铭《篆刻年历》)

1549年 嘉靖二十八年 己酉 53岁

●三月，父文徵明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作跋，文彭作隶书“清明上河图”引首。(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十九，《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第199页。)

●仲夏望日，作行书《前赤壁赋》于仇英《前赤壁图卷》后，款云：“嘉靖己酉仲夏望日，文彭书”。吴门彭年(嘉靖戊申腊月初一)、文嘉(己酉八月)、周天球各书《前赤壁赋》一篇附后。(吴升《大观录》卷二十，《续修四库全书》1066册，第844页；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一，四库全书本。)

●跋文伯仁山水册。(黄裳铭《篆刻年历》)

●十一月六日，父文徵明八十初度。

●此年，岳父钱同爰卒。

1550年 嘉靖二十九年 庚戌 54岁

●此年，书《兰亭序》于文徵明《兰亭图》后。图为文徵明于嘉靖甲午(1534)应东禅寺僧所作，并书兰亭序于后，款云：《兰亭集序》为右军得意书，学书者必以此为称首。余自少弄笔研，未尝不究心于此，然求其仿佛，则不逮也，嘉靖庚戌文彭识。

文嘉落款云：嘉靖初年，东禅僧得家君《兰亭图》，更续此记，然画法赵松雪，字摹定武本，无不相肖，与平日见者甚觉悬绝，后有家兄所临，其徒元悟属余跋之，免从其请，又录是记，观者毋捧腹云。仲子嘉。(《钦定石渠宝笈续编》乾清宫藏十《文氏一门兰亭图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010册，第166页。)

1551年 嘉靖三十年 辛亥 55岁

●二月,文徵明至无锡华云家。

●二月,在无锡跋文嘉《二洞纪游图册》:义(宜)兴二洞之妙,不能甲乙。然游者每以兼至为难,补庵此游四美咸具,诚一时胜事。所惜者永之亦有数作,余尝见之,而未及登此册,今不可得矣。他日检稿,倩鲁仲书之,庶几补亡,当拟中郎之尚存也。辛亥二月,偶过补庵书室,因题以记岁月。雁门文彭。(庞元济《虚斋名画录》卷十二,《续修四库全书》第1091册,第23页。)按,册页还有文嘉、彭年、周天球、王穉登、张凤翼等人题跋。

●四月,在玉磬山房作隶书《仇英摹清明上河图记》:右《清明上河图》一卷,其先为宋翰林画史张择端所作,此卷为仇实父所摹,上河云者,盖时俗所尚,若今之上冢然,故其盛如此也。图高不满尺,长二丈有奇,人形不能寸,小者才一二分,他物称是,自远而近,自略而详,自郊野以及城市,山则巍然而高,隤然而卑,湟然而空;水则淡然而平,渊然而深,迤然而长,引突然而激湍;树则槎然枯,郁然秀,翹然蓊然,而莫知其所穷;人物则宦、仕、农、商、医、卜,僧道、胥吏、篙师、缆夫、妇女、臧获之流,行者、坐者、问者、答者、呼者、应者、授者、收者、骑而驰者、负而戴者、抱而携者、导而前呵者、执斧锯者、操畚锄者、持杯罍者、袒而风者、困而斲者、倦而欠伸者、有乘轿褰帘以窥者、又有以板为舆无轮箱而陆曳者、牵重舟溯急流,极力寸进,圜桥匝岸,驻足而旁观者、骡驴马牛骆驼之属,或驮或卧,或息或饮,或就橐吃草,首入橐半者;屋宇则官府之衙、市廛之居、村野之庄、寺观之庐,门窗屏障,篱壁之制,间而层出。店肆所鬻,则若酒、若饌、若香、若药、若集货百物,皆有题匾,名字笔迹,纤细几至不可辨识,所谓人与物者甚多,乃至不可指数,而笔势简劲,意思生动隐见之。殊形相背之相准,不见其错设改窜之迹,杜少陵所云:毫

发无遗憾者,非蚤作夜思、日积岁累不能到,可谓难矣。画当作于宣政以前,丰亨豫大之世。首有裕陵瘦金五字签及双龙小玺,而画谱不载,抑以其人以文章显,而生平只有此。燕山张著有跋,归元秘府,至正间装池,宫匠以似本易去,鬻于武陵陈彦廉,后西昌杨氏以重价购之,李云阳先生作跋,后又归少师徐文静公,其孙文灿命吾吴仇十洲摹之,毫发不爽,波兰老成,所谓涣若神明,复还旧观者乎?而予文不足以发之,姑撮其大略,如是而已。嘉靖辛亥夏四月,书于玉磬(原书即此,疑为盘之误)山房,三桥文彭。(吴荣光《辛丑销夏记》卷五,《续修四库全书》第1082册,页581。亦见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234页。)

●三月,书“南极星光灿”诗轴。(《金石家书画集》,西泠印社,1935年玻璃版,第349页。)

●十一月后,为文嘉草书卷作“舍弟醉笔”篆书引首四大字。李日华云:“万历四十四年丙辰正月四日,客携文寿承草书卷见示,卷首寿承作篆四大字云‘舍弟醉笔’,所书是其所作诗,末段又作云山,寿承仍以小楷题之,云:‘云来山不见,云去山自如。青山原不改,浮云任卷舒’,文嘉款为‘辛亥十一月与长卿访壶梁,醉后书此请教’。”(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八,《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510页。)

●大约此年,草书文徵明诗《新燕篇》二首,据张公者考证,文彭所书《新燕篇》内容与文徵明81岁(1550)所书《新燕篇》及《文氏五家集》中所录基本一致,此时文彭54岁。而文徵明第二次写《新燕篇》时已改写部分文字,此时文彭60岁。由此看来,《草书文徵明诗二首》为文彭54岁之后至60岁之前所书的可能性最大。(《中国书画》2004年12期。)

●此年,许穀免尚宝寺卿官。(《国榷》,转见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234页。)

●腊月既望,宿慈云上人明心阁,为其所

藏文徵明《雪景卷》作跋,并书庾肩吾《咏雪花》诗于后(诗不录),跋云:“辛亥腊月既望,偶宿慈云上人明心阁,早起无事,览《雪卷》,为录是诗,诗佳札恶,西子而蒙弊垢,如何如何?文彭识”。钐‘文寿承’印。(陆时化《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068册,第141页。)

1552年 嘉靖三十一年 壬子 56岁

●此年俺答内侵,作《寇至诗》。(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第235页。)

●初日,于望湖亭作草书《山居即事》扇面,边款:“嘉靖壬子初日书于望湖亭,三桥文彭”。(中贸圣佳2003秋季拍卖会图录。)

●此年春,万表又至吴,携文徵明《竹林高士图卷》,请题诗。此卷文彭曾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在南京为其补盖印章。西泠印社本《文衡山竹林高士图卷》万表跋云:“此卷,壬寅赴吴大阅衡翁所画赠者,当时未有款识,印章亦无。后两年,寿承来游白下,乞补印章,并以衡翁《游上方山》诗见赠,合装于后。三十一年壬子春,余率师勤王,顺道至吴,亲谒衡翁,补题诗于尾,以成全璧”。(周道振、张月尊纂《文徵明年谱》,第531页。)

●跋谢时臣《清音雅集图卷》。(黄尝铭《篆刻年历》。)

●跋祝允明行草《乐词十六卷》。(黄尝铭《篆刻年历》。)

●六月,跋苏轼书《养生论》。(黄尝铭《篆刻年历》。)

●六月五日,作草书千文一卷,款云:“嘉靖壬子六月五日,时明日小暑,天气如清,秋雨丝丝不绝,小楼独坐,书此一遣孤闷,文彭。”李日华云:四月七日,购得文寿承草书千文一卷,谛玩久之,觉孙虔礼《书谱》、素师、律公诸帖皆在此公笔端。国朝书法成就,未有如寿承者也。(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六,《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479页。)

●六月十四日,在无锡华云剑光阁,跋苏东坡书《养生论》:“苏长公书名满天下,然行楷多用擘窠书法,若《赤壁赋》、《表忠观碑》是也,不知其字学从颜平原发源,而精力既深,运用亦妙,故其结构至晚年愈精而愈不可及。余向在都中,从朱太傅家见米海岳《天马赋》、苏长公《金刚经》、鲜于太常《送浮屠文畅序》,相诧以为苏公法书骨肉停匀,结法绵密,为宋第一手。然写经微伤板,不若此卷前半悉仿平原《争座位帖》,跋语始用本色,体备真行草,而波磔转侧之际,动合矩矱。展阅间如神采映注眉睫,真可爱也。宜补庵先生宝之,如照乘不轻易示人耳。嘉靖壬子六月十又四日,三桥文彭观于剑光阁下。”(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558册,第499页。)

●八月十八日,跋王宠《自书诗》(上海博物馆藏):“右雅宜诗,真草各一通,皆写赠懋涵兄者。时东桥公在台州,及己卯,遂臬浙藩,故懋涵兄往来吴中。时懋涵方弱冠,而雅宜亦二十五、六,其名已盛,区区当时亦同预宴游。今雅宜、懋涵皆已物故,而区区衰颓,犹复奔走场屋,展卷恍然如梦,真可慨也。孝正能宝藏什袭,尤足以见能绍世业。览毕复书此以识感。时壬子八月十八日,彭书。”(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徐邦达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第七册,第1037页。)

●九月,书归有光《栢全轩记》,款云:“嘉靖壬子重阳日,昆山归有光撰,雁门文彭书。”(张丑《清河书画舫》卷十二上,四库全书本。)

●冬,欧阳凤林至吴,以祝允明书赠《乐词》卷索题文徵明,因有事昆山,遂由文彭代题:“欧阳老先生过吴门,持祝先生书卷托雨泉倩家君跋其后。适家君应玉峰吴五舅之请,转属不佞代为塞责。然此卷笔法神妙,诸公已鉴定矣,余复何言。三桥文彭。”(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九。)

(未完待续)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关于《清明上河图》中的弓箭手

□ 卜一克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故宫博物院藏)的后段,画有一家酒楼,缚着彩楼欢门,规模甚盛。楼下右侧有一间临街的铺面,店铺中陈放着八个大木桶,几乎占了屋子的大部分。木桶后面,有三个壮汉,其中二人赤膊,一人正在拉弓,可见其肩背和手臂上壮健的肌肉。研究者一般都认为这三个壮汉是军人,那么,这是一家什么店,为什么会有三个军人在里面?余辉在《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一文中对此提出新的解读:“一说这是一家卖弓箭的店铺,其实不然,卖弓箭的店铺里不会摆满酒桶,而且屋里只有两张弓。其实这家‘正店’是供应军酒的地方”,^[1]并引《宋刑统·擅兴律》和《宋会要辑稿·刑法》中关于北宋对弓箭等武器的严格禁令,说明这不可能是一家弓箭铺。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们看这个陈放着八个大木桶的店铺,应该是这家酒楼的一部分。而酒楼门前的灯箱上写着“正店”二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京城有正店七十二家,其余都是脚店,不能遍数。宋朝对酒的管理很严,只有正店可以酿酒,而脚店只能从正店“打酒”零售。正店与脚店往往都很熟,“其正酒店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2]因此,这确实不可能是一家弓箭铺,而是正店负责卖酒的铺面。《东京梦华录》形容当时的酒桶(称酒梢桶)“如长水桶”,则店铺中的大木桶应当就是装酒的酒梢桶。但是余辉先生又进一步指出这是“供应军酒的地方”,“在铺子里有三个士卒,他们必定是奉命前

来‘正店’武力押送军酒,供禁军过节之用”,就纯粹出于想象,而完全没有文献依据。

按《宋史·选举志》孝宗隆兴元年(1163),殿中侍御史胡沂言:“唐郭子仪以武举异等,初补右卫长史……国初,试中武艺人并赴陕西任使。又武举中选者,或除京东捉贼,或三路沿边,试其效用,或经略司教押军队,准备差使,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3]而当时武举主要试弓马,“大抵以弓马程文两上一上、两中一中、两下一下相参以为第”。^[4]又《宋史·食货志·酒》:“宋榷酤之法: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酒……”^[5]另外,《辞海》“榷酤”条亦可作参考:“榷酤,又名‘榷酒酤’、‘榷酒’、‘酒榷’。汉及后世所行酒专卖;又泛指一切管理酒业措施……宋酒利为重要财政收入,城市置酒务,行专卖。”据此,则《清明上河图》中所绘三个壮汉,正是负责榷酤的专员,拉弓只是为了表明他们的身份是武举人。余辉把他们想象为押送军酒者,并因此得出结论,“北宋政府试图控制民间酿酒,在运送军酒的途中固然要防止被劫,显现出北宋末不安定的社会局势”,恐怕也靠不住。

所需要注意的是,前引胡沂言“今率授以榷酤之事”,是南宋孝宗时事,距北宋灭亡(1127)已有三十六年。有的研究者认为张择端是南宋画家,^[6]则此一事实的考明,或许有助于解决《清明上河图》究竟作于什么时代的问题。

余辉又说“门外一支受雇的驮队正在卸货,



张择端 清明上河图(局部)

御(卸)完换装酒桶……三个御林军士卒在临行前例行检查武器,正中一位戴着护腕的汉子正在拉弓试弦,他大概刚饮完酒,浑身爆发出力量,显现出肌肉发达的体格……”^[7]

这样的“驮队”真的是来运送“军酒”的吗?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吗?试想,这些驴马能负载如此沉重的滚圆的酒桶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般载杂卖”条:“其次有平头车,亦如太平车而小,两轮前出长木作辕,木梢横一木,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酒正店多以此载酒梢桶矣。梢桶如长水桶,面安靛口,每梢三斗许,一贯五百文。”^[8]因此,运送沉重的酒梢桶,须用平头车,这种用牛牵拉的平头车,在《清明上河图》中也有出现。但是像画中的驮队,显然是完全无法运送酒梢桶的。

又当时是否如余辉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严禁买卖弓箭?据《东京梦华录》卷三“相国寺内万姓交易”条称:“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大三门上皆是飞禽猫犬之类,珍禽奇兽,无所不有。

第二三门皆动用什物,庭中设綵幙露屋义铺,卖蒲合簟席、屏帷洗漱、鞍辔弓箭。”^[9]则似乎并不像余辉先生所说那么严格禁止。

(作者单位:昆仑堂美术馆)

注释:

[1]余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5期。

[2]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第131页。

[3]元脱脱等撰《宋史·选举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3683-3684页。

[4]元脱脱等撰《宋史·选举志》,中华书局,1985年,第3682页。

[5]元脱脱等撰《宋史·食货志·酒》,中华书局,1985年,第4513页。

[6]持此观点的如王叔惠《谈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人文杂志》1957年第3期。

[7]余辉《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新探》,《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5期,第133页。

[8]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第114页。

[9]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1982年,第88页。